

# 恩 福

##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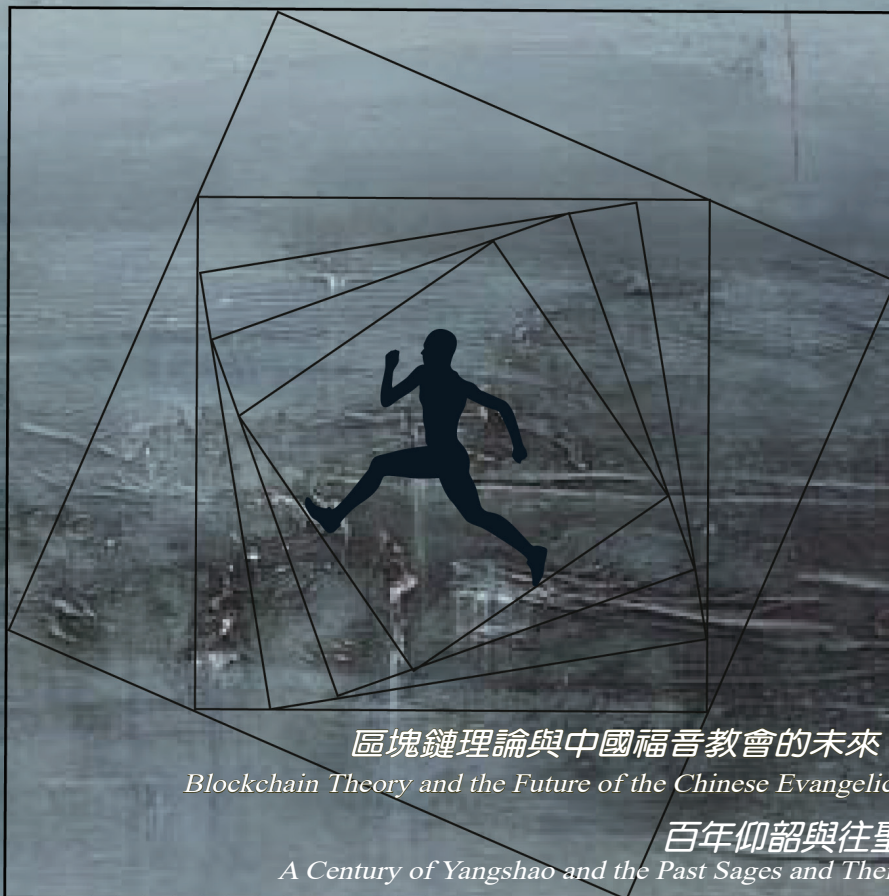
V.22 N.1 總 82 2022/1

人類前途與美國自由根源的關聯 P.2

*The Root of American Freedom in Light of the Future of Mankind*

疫情下的倫理 P.6

*Ethics Under the Pandemic*



區塊鏈理論與中國福音教會的未來 (3之1) P.9

*Blockchain The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1/3)*

百年仰韶與往聖絕學 P.17

*A Century of Yangshao and the Past Sages and Their Lost Teaching*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翰福音8:31-32)



## 目錄 Contents

###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人類前途與美國自由根源的關聯 The Root of American Freedom in Light of the Future of Mankind	2	劉良淑
疫情下的倫理 Ethics Under the Pandemic	6	郭英調
時光隧道的遐想 Thoughts Inspired by Time Tunnel	封底	蘇 卿

###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區塊鏈理論與中國福音教會的未來 (3之1) : 初代教會與聖傳教會的權力結構比較 Blockchain The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1/3): the Power Structure of Early Church in Contrast to the Magisterium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Roman Catholic Church	9	呂 居
“聖靈”與“幽靈” (二) : 尋跡“瓦爾登斯運動” "Holy Spirit" and "Specter" (2): Tracing the Waldensians	12	李 靈
百年仰韶與往聖絕學 A Century of Yangshao and the Past Sages and Their Lost Teaching	17	李民舉
藝術與信仰：彼此成全 Art and Faith: Mutually Enriching	22	陳韻琳
教會制度再思：從薪資給付談起 Rethinking of the Church Structure: Starting from Salary Payment	25	饒孝柏

###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國內牧者心聲 Hearty Voice from a Mainland Pastor	30	小牧人
龍的傳人降服於主的宏恩 A “Descendant of the Dragon” Surrenders to Lord’s Amazing Grace	31	龍降恩

## 恩福

**Blessings**, Vol. 22, No. 1, January, 2022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2年1月 第二十二卷第一期 總82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Ling Tia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田 玲  
特約編輯 徐志秋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 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16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mail: [enfu1994@gmail.com](mailto: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Website: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大眾傳播 / 恩福雜誌  
不便之處請見諒

###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  
陳愛光、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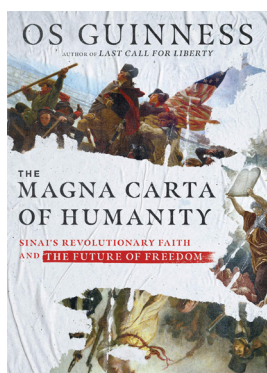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 人類前途 與美國自由根源 的關聯

劉良淑



在葛尼斯（Os Guinness）2021年出版的新著《人類的大憲章：西乃的革命性信心與自由的未來》（*The Magna Carta of Humanity: Sinai's Revolutionary Faith and the Future of Freedom*）一書中，他呼籲人注意：美國自由社會理念之根源，出自聖經中出埃及記裡的西乃式信心革命。然而，今日美國已深深陷入分裂之中。左翼人士所倡導的革命，其理念與理想並非來自1776的美國革命，而是1789的法國革命。它不單損害了美國的自由，更威脅了人類的未來。



## 美國的自由危機

該書的論點有三。第一，美國的危機是自由的危機，這是人人都需要有的共識。美國人最愛的就是自由。這個國家的獨特性就在於「有序的自由」，而其來源是聖經中的立約觀。

第二，當前的危機，是過去五十年美國社會逐漸偏離自身原初革命的理念，而傾向法國革命理念的後果。這兩者雖說都是「革命」，但在依據、假設、政策、演變以及結果等方面截然不同。

第三，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美國政治的缺失和錯誤非常明顯：自由主義空洞乏力，激進左派手段可怕。美國和世界若要向前邁進，最好的辦法是重新發現並審視聖經中「西乃式的革命性信心」。現今正是處理全球問題的關鍵時機，也是全球需要重

新關注人類自由和公義的時刻。因此，重新認識並推廣真自由的願景，將為全球點亮希望的燈塔。

## 需要大聲疾呼

當下美國的巨大分裂，不僅是出於不平等加劇、東西兩岸與中西部衝突，或民粹主義與全球主義的爭執。其最深的分裂在於，美國1776年革命和法國1789年革命中兩種自由觀的衝突。後現代主義、政治正確、部落化與身分政治、性革命、批判理論、社會主義等理念，均源自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旨在推翻西方文明的根基，而與1776年美國革命並無關係。

雖然政治領袖高談「讓美國再度偉大」，但沒有人講論美國之所以能偉大的原因。美國人只對開國元老仍存個人英雄式的好感，但對「美國實驗」本身、它對自由的獨特理解，以及背後的深層原因，則興趣索然。

然而，「美國實驗」是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有關自由的政治實驗。其成果若要能持續，必須要有領袖挺身而出，大聲疾呼，把有關理念及其對當今時代的重要性梳理清楚，使人認同，並為之繼續奮鬥。

南北戰爭時期，林肯總統勇敢指責奴隸制度的罪惡，高舉獨立宣言，強調美國原有的美德，展示「民治、民有、民享」的感召力。1863年11月19日，林肯發表著名的蓋茲堡演說（*Gettysburg Speech*），其中最響亮的呼籲為「自由的新生」。今天我們需要這樣的領袖，來倡導新的「自由的新生」！

## 美國式的自由源於聖經

許多人誤以為，現代的自由、寬容、人權，是打破宗教迷信與限制的結果；因此只要講到進步，



「顛覆世界」的想法來自聖經，而主要的革命者——那位要翻轉現況的主角——就是神自己。  
 “Overturning the world” is a biblical concept; God, the prototype revolutionist, has been the protagonist who turns the history around.

就必須是世俗化。學術圈裡經常把這些觀念歸功於歐陸18世紀的啓蒙運動，以及對17世紀宗教戰爭的反動。

例如，《自然的神》（*Nature's God*）一書將美國革命的譜系追溯至「異教源頭」，主張美國哲學的真實起源「可能始於古希臘；而它的第一個倡導者，是歷史上最著名的無神論者伊壁鳩魯」。該書作者認為，波士頓茶黨領袖的理念都可溯源自伊壁鳩魯、羅馬詩人盧克萊修、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等。按該書的說法，美國自由的根源乃出自被那個時代所鄙夷的激進份子，即被貶抑為「自然神論」、「不信者」、「無神論者」的那批人。

然而，17世紀的自由觀並非像該書所說的來自異教，而是出自希伯來聖經的原則，並由改教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如洛克、彌爾頓等人，帶到公共廣場。對「自由」的辯論盛行於改教的國家，如瑞士、荷蘭、蘇格蘭、英格蘭等地。甚至當時的異教學者也以聖經作為他們觀點的依據。

歷史的真相是：聖經的主要理念被改教者重新發現，並透過印刷術得以傳播，最終對英國和美國的革命產生決定性影響，促使他們拒絕皇權，締造共和制。這一切都發生在18世紀的法國啓蒙運動之前。

遺憾的是，美國革命在展現它對聖經啓示的認識時，存在著瑕疵與前後不一致之處，因而遭今人所痛斥。儘管如此，美國式自由的特點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影響依舊深遠。

因改教運動高舉「唯獨聖經」原則，17世紀成為「聖經的世紀」。它推動人們回到希伯來人的摩西五經，回到出埃及的「希伯來式共和制」，以「立約」為建國的根基。這些聖經思想對自由的貢獻，無疑比啓蒙運動早得多。總之，西方的自由主義之根源無可否認是來自聖經的信仰。

## 1789年的火山式爆發

1789年的法國革命，雖然到1799年被拿破崙宣告「結束」，但其影響猶如火山爆發，所流下的岩漿直到今日依然遍佈各地。有人形容它是「現代錯誤理念形成的核心原因」。作為其他革命的先例，它促成了國家主義的興起，形成政治界左右派之分，致使革命成為宗教式的熱情理想，並聲稱要改造人類和改變世界。

後繼的類似革命，在蘇聯和中國成功了，但也有失敗的，包括1830年和1848年的巴黎革命，後者成為歐陸浪漫式運動的休止符，及西歐革命時代的



終結。然而，不論成敗，這些革命的背後都是1789年的理念。法國大革命之後，世界不可同日而語。猶太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在19世紀如此描述：「自由成了新的宗教——我們時代的宗教。」1789年的革命拋出了三色理想：自由、博愛、平等。其中美國革命最鍾愛的「自由」，卻是之後延續的運動中最弱的一環。

在19世紀，「博愛」（友愛）成了國家主義革命的大旗。高舉「友愛」大旗的人藉此煽起愛國熱情，使義大利和希臘獲得了獨立；世俗錫安主義也因此締造了以色列。就連希特勒也承認：「我們的革命是法國革命的翻版。」然而這些強調「友愛」的人卻忘了聖經的提醒：兄弟反目比父子決裂更嚴重！

在19世紀成形的社會主義革命，則以「平等」為其聖物，然而直到20世紀的共產主義，它才彰顯威風。共產主義以科學和經濟理論為依據，用流血和獨裁的方式從事革命，與從前追求烏托邦的浪漫作法大相逕庭。

蘇聯與中國的革命，建立了史無前例的「世俗政權」。它們以思想、動員、監控、壓制等方式完全掌控社會，在「自由」的記錄上乏善可陳。聲稱自己是人類自由真實可靠來源的同時，卻屠戮自己千千萬萬的同胞。

## 不同的視角與定義

其實，「顛覆世界」的想法來自聖經，而主要的革命者——那位要翻轉現況的主角——就是神自己。「耶和華使地……荒涼，又翻轉大地。」（詩146:9，賽24:1）

神創造秩序，但人的背叛製造了混亂。若要振興公義、讓人類繁衍昌盛，就要翻轉混亂的局面，

摩西五經，無異是人類的大憲章，為人類自由提供了最深刻、最全面的基礎，也是唯一堅固的根基。  
The Pentateuch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Magna Carta of mankind. It provides the deepest, most comprehensive, and only solid foundation for human freedom.

重新伸張神的秩序。因此，按聖經原則的革命，核心是修補與恢復。這種革命是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能使世界向上提升。

「革命」一詞的先驅，可說是使徒行傳所提到的：「攪亂天下」（徒17:6）。早期基督教運動被視為是顛覆性的，與所處文化背道而馳。「攪亂天下」，其實是一種相對的說法，我們需要查看：是誰說的？為什麼說的？意思是什麼？這個最初對基督徒的指控，幾世紀之後成了誇讚之詞。今天也相仿：某人說的革命，另一人視為叛亂；某人說為自由而戰，另一人則視為恐怖主義。

當今全世界可分為三個陣營：猶太／基督教信仰，進步世俗主義，和伊斯蘭教；他們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張力之下。同時，全世界也被「威權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兩個極端所撕扯。前者專注維穩，不予百姓自由；後者則高舉個人自由，不顧社會是否穩定。現今的世界，人人把「自由」掛在嘴上，結果卻總是倒向某一邊。

## 自由的幾種傳統

論到自由，西方歷史中有三種不同的傳統，而我們必須有所抉擇。

第一種傳統是「英國的古老自由」，其起源可追溯至德國森林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指路明星為「大憲章」及一系列的自由要求，如言論自由、陪審團制、無罪推定、人身保護令等等。1215年英王約翰在壓力之下被迫接受大憲章，使其得以穩固。

第二個傳統來自「希伯來式共和制」的影響，並因改教運動而被重新發現。其中的「立約」模式對於17、18世紀的政治思想產生深遠影響，促成了



美國的憲政，以及美國關於有序自由社會的獨特觀點。

第三種傳統則來自法國啓蒙運動與法國革命，及其繼承者，如馬克思、尼采、克拉姆奇、賴希、馬爾庫塞、阿林斯基、福柯等人。

顯然，前兩種自由傳統有重疊之處，也可互補；而第三種則在許多方面與前兩者相反。但如今，第三種傳統在全世界的思想界都盛行一時，遮蔽了前二者。在精英圈中，第一種被稱為白色特權，不被准許發言；第二種則被視為非理性的宗教，將被進步的世俗歷史所淘汰。

## 追求有序的自由

我們的下一代必須回答這些問題：現今還能建造既有自由又有秩序的社會嗎？還可能維持高價值的人性尊嚴、自由、公義、平等、同情、和平和穩定嗎？這樣的目標是否太天真？是否我們不得不屈從於某種政權，或服從統治精英愈來愈多的規條？

面對如此巨大的挑戰，我們必須真實把握自己的看法，才能有力地邁向明確的目標。

1960年之後，由後現代思想家推動的、追求「解放」的革命主義，即「新馬克思主義」，或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等，在西歐和美國部分地方興起。今天它成了企圖逆轉美國歷史的主要力量。

1730年代的大覺醒（Great Awakening），曾經導致1776年的美國革命。如今，激進人士也希望他們今天推動的「大清醒」（Great Awokening）可以帶來第二次美國革命，以實現1789年未完成的夢想。如今一場文化革命正在進行，美國一切的「舊事」（包括舊習俗、舊文化、舊習慣、舊想法）都受到威脅，正如1966年紅衛兵對中國的威脅一樣。

進步的左翼人士已經大大改觀美國社會，諸如許多精英大學中的一黨校園，多數主流媒體中的一黨媒體，谷歌、臉書等大企業中的一黨科技，以及某些州中的一黨之州（加州為例）。美國滑向一黨政治的可能，無異敲響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喪鐘。

在這樣的情勢下，我們必須要帶著對自由的清楚願景，來看明最好的基礎是什麼；知道在什麼根基之上，才能建立有序而自由的社會，並帶來公義、和平、穩定、及有尊嚴的平等。

兩個半世紀的歷史向我們顯示，從巴黎開始的1789年革命及其主張，一次又一次地背離了它的應許，並由於它的自我束縛等問題，而只能給人類帶來災難，不會有其他的可能結果。對此，我們必須徹底審視和揚棄。

拉比塞克斯（Rabbi Lord Jonathan Sacks）寫了好幾本書，主張「出埃及是人類自由的故事，也開啓了對濫權的批評，偉大非凡又歷久彌新」。包含



只要世上仍有一些嚮往自由與公義的人群，西乃式革命仍然可以成為基礎，讓他們在建立社團時可以依循。  
As long as there ar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strive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the Sinai revolution persists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m to follow in establishing a new community.

出埃及記在內的摩西五經，無異是人類的大憲章，為人類自由提供了最深刻、最全面的基礎，也是唯一堅固的根基。

塞克斯提到，現今人們非常關注氣候變遷，然而，「文化氣候變遷」正在摧毀世界，更需要給予關注。西方世界是信仰的產物，在它最好的時刻，帶來道德與文化的成就。但若以為它可以在科技、各種專家或政策精英的帶領下繼續維持，則是痴人說夢。塞克斯不斷指出：「改變世界，不是依據權威人士的想法，而是依靠正確想法的能力。」

## 美國自由實驗的瑕疵

美國實驗是自由的偉大實驗，它曾經非常接近西乃革命的願景。可惜的是，從一開始它就有不一致的問題，即保持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使獨立宣言顯得偽善，這一點很早就有外國人士指出。英國的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與其他反奴人士曾經懇求傑弗遜等美國領袖，在立國之初就要處理這件惡事。但他們被拒絕了。結果，這件惡事的餘毒傷筋動骨，不僅讓美利堅合眾國在南北戰爭時幾乎崩潰，直到現在，其膿瘡仍在美國社會發酵。

如今，美國人應該重新慎重思考出埃及的自由願景。一方面，出埃及提供了一個基準，讓美國人可以評估自己大實驗的現今狀況，找出其缺失與盲



點。另一方面，出埃及提供了一個藍圖，如果這是美國人的期許，可以照它重新奉獻、再度更新。

若要讓美國再度偉大，只能先認真瞭解美國為何曾經偉大過；而重思出埃及壯舉，是其中必要的步驟。國家的興衰需要考慮兩個側面：經濟、軍事等實務面，和自由與公義等道德面。倘若只顧充實經濟與軍事，就想讓美國再度偉大，結果必然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人恐怕是最不會對出埃及及感興趣的族群。美國正落入對哲學玩世不恭、在道德上墮落、社會嚴重崩潰的狀態。知識分子走不

出柏拉圖的洞穴；年輕人被1789年的革命思想所蠱惑，否定自己國家的過往，甚至不願去瞭解其歷史。「清醒」運動自以為比神更聰明，比先賢更超越。而最悲哀的是，許多美國人在混亂、忿怒、不確定的心情下，甚至不再以自由為最首要的原則。

西乃的願景不是單談自由，而且指出：一旦喪失自由，如何能再度更新，恢復成自由的社會？然而，今日的美國人根本不覺得有需要來更新美國實驗。因此，美國能否恢復的問題儘管迫在眉睫，卻無人問津。

## 願景與原則

自由的呼籲和緊迫性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自由只是能表達意見和運用意志，我們所提到的自由只不過是要活出自己，成為真正的人。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自由卻不是那麼簡單或直截了當。一方面，自由需要責任，因此可能帶來挑戰與負擔；另一方面，歷史顯示，人們常會用錯誤的方式來追求自由，並最終導致奴隸制而非自由社會。

《人類的大憲章》一書列出的積極願景，是「聯邦式」（commonwealth）的自由——一個有道德責任感的社會；一個由擁有個人自由的人組成的，並彼此立約的社會；一個要在所組成的團體中施行公義、和平和穩定的社會。

17世紀時，對這種聯邦的嚮往是根據「希伯來式共和制」而來。今天，拉比塞克斯用這樣的話描述：「一個共和國，應該由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組成，也是由立約的道德約束形成，而不是由控制階級或權勢所組成。」

這願景不是單單屬於保守派的。最好的做法是能對過去取其精華，並向前邁進，把尚未實現的願景落實於未來。保留的優點愈多，就愈容易向前。因此，真正的保守主義與真正的自由主義是兄弟，而非敵人。

倘若不幸，美國未來的路一直偏向1789年的理念，或許大局無法挽回。然而，只要世上仍有一些嚮往自由與公義的人群，西乃式革命仍然可以成為基礎，讓他們在建立社團時可以依循。

《人類的大憲章》列舉並說明出埃及壯舉中的七項偉大而基本的原則，可藉以締造一個自由而具責任感的社會。

原則一：自由需要權威——即認定神的啟示；

原則二：自由必須有根據、經授權——即按照神的樣式行事；

原則三：自由必須真實，不可似是而非；

原則四：自由必須去爭取，有勝過攔阻的決心；

原則五：自由必須有指令，且經過培養，由此需要立約與憲章；

原則六：自由必須高舉並相傳，由此構成全國慶賀與歷史傳述；

原則七：自由必須能糾錯，得復原；先知的典範源自於此。

## 迫在眉睫的抉擇

在二次大戰後，美國被前所未有的權力與興旺所迷惑，將自由等同於追求無底洞的貪慾。雖然美國在經濟、科學、科技、醫學等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但卻失去了它的靈魂與內在力量。

當下，傳統自由主義愈來愈弱，進步激進主義愈來愈強，美國革命與美國的自由實驗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美國可能很快會演變為歷史上背叛自由的國度！目前美國面對的選擇既簡單，且明確：要革命？要寡頭政治？還是要轉回頭？

當然，要成功地更新美國，障礙重重。美國若要有新的「自由的新生」，需要有清晰願景的領袖，瞭解並相信美國自由的真正根源，能辨識並指正巴黎革命走向的偏差。這樣的領袖不該持攻擊政敵的態度，而是呼召美國人來回應更美的願景，甚至能把反對者吸引過來。而美國一旦恢復過來，仍然可以成為未來人類歷史上自由的典範社會。

雖然近日的潮流似乎愈偏愈遠，但是，「自由」便意味著：未來並非註定！人總是有機會的，而勇者仍能得勝！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 疫情下的倫理

北美路加醫療傳道會與天梯夢協會聯合主辦「新冠疫情下省思—網路視訊專講系列」，本文依第四講「疫情下的醫學倫理——基督徒站出來」整理而成。主講者為美國三一國際大學生命倫理學碩士，前台北榮總醫師，退休後轉任嘉義基督教醫院院長特助。



郭英調主講  
編輯室整理

2003年薩斯病毒爆發期間，我在台北榮總當感染科醫師，自願進入隔離病房來照顧SARS病患。這樣做的風險當然相當高，但是我的專業知識和信仰，以及太太的支持，都使我覺得自己應該要進去。目前的新冠肺炎跟當年的SARS有很多相像之處。當年資源更少，知識更少，然而還是有很多醫師願意進去照顧病人。

本次“疫情下的醫學倫理”講座，聚焦在非醫療人員的倫理問題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分配有限的醫療資源？如果住院病人多，呼吸器不夠用，病房不夠用，誰可享受有限的醫療資源？疫苗不夠時，誰可以打？誰不能打？這類倫理問題涉及：誰有權分配？分配的人夠不夠公正？需要用什麼原則來決定怎麼分配？

## 有關資源的倫理

### 1. 分配的原則

在倫理上，對有限醫療資源進行分配的重要原則有三：

(1) 效益原則：要讓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效益。

(2) 相對自主原則：即，不是絕對尊重病人的自主性。平時醫院的原則是先到先得；但急診

就不是如此，而是病重的先看。因此，當醫療資源不夠的時候，我們無法採用絕對自主的原則，而需要用相對自主的原則。

(3) 適當公平原則：這是要避免太不公平的現象，防範因此所導致的反彈會使整個系統無法運作。

### 2. 公平的原則

我們先討論什麼叫公平。全部都一樣的平均分配，並不是公平的唯一方式。比如，分配食物的時候，所有人都得到一樣多並不是公平的，因為每個人的食量不同；應該按需要分配，才較公平。以下介紹六種公平的原則：

- A. 全部平均分配，
- B. 按需要分配，
- C. 按機遇分配（如摸彩），
- D. 按優點與成就分配，
- E. 按貢獻或功勞分配，
- F. 按付出的努力或勞力分配。

前三種原則與人的努力沒有關係，後三種則與人的努力有密切關係。比如，年底公司分配獎金的時候，就會按照後三個原則來決定。

## 行為的適切性

疫情期間到底要按照怎樣的公平原則來分配有限的醫療資源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



討論行為的時候要考慮其複雜性，而不是簡單地使用對與錯，或合適與不合適的二分法。  
Concerning behavior,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its complexity, rather than oversimplified dichotomies of right or wrong, appropriate or inappropriate.

瞭解倫理上行為的適切性。

### 1. 四種考量標準

以下列出四種考量標準，由高到低的次序為：

- 倫理典範，在倫理上值得讚賞的行為；
- 優良，在倫理上可接受的行為；
- 勉可，指在倫理上有質疑，但勉強可以接受的行為；
- 不合倫理或違法，應該受到懲罰，在倫理上無法接受的行為。

因此，討論行為的時候要考慮其複雜性，而不是簡單地使用對與錯，或合適與不合適的二分法。至少應當把行為的適切性分成上述四種不同等級。

### 2. 六類行為的倫理性

也有人更進一步，在最好的典範和最差的可恥行為之間，將行為的倫理性分成以下六類：

- 超義務的行為：比如捨己救人，這是典範性行為。如此行是對的；不如此行也沒有錯。
- 對的行為：如此行即對，不如此行則錯。
- 對且遺憾的行為：所行是對的，但卻是出於不得已，因為會帶出一些不好的結果，造成遺憾。
- 沒有對錯的行為：比如吃麻辣鍋，或喜歡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 不對但可原諒的行為：比如，說謊是不對的；但在某些情形下是可以原諒的。
- 不對的行為：不應該行，行了就是錯。

### 3. 影響倫理行為的因素

為什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性質的倫理行為呢？這可以從內外因素兩方面來探討。

內在因素就是個人的內在趨力，即他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這包括(1) 對自己能力的看法，比如智能和專業能力，(2) 自我效能，這包括信心、勇氣或有沒有時間等內容。

外在因素則包括：(1) 法規的明確性。如果法律規定很清楚，大家都會遵守；如果法律規定不夠清楚，或者執法不夠嚴格，人們就不見得會去遵行。(2) 他人的影響。同事、主管，或者所欽佩之人的做法，會影響人的行為。

### 4. 行為適切性與視角

有人認為，倫理行為不是善惡之辨，而是兩善之選擇，即是兩種價值觀的差異衝突與選擇。比如，病人要求一些不必要的檢查時，我們需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呢？還是要遵守「醫師的職責」？是需要尊重健保呢？還是尊重病人的權益？這是兩種善，即兩種不同價值取向的衝突；也是醫患關係中不同視角所導致的衝突。

有人會問，到底有沒有「誠信的善」(Orthopraxis)？基督徒相信是有的。因此，人不能任意妄行，必須仔細分析到底怎樣的行為才是合適的，怎樣的行為才是更好的。

## 信仰的生死倫理

在疫情下，當醫療資源不足的時候，所有人都遇到死亡的挑戰。在此我們需要探討一下：死亡是什麼？

醫學上講死亡，是指身體經過一段時間後停止運作。死亡之後人是否存在？若有靈魂，會進入怎樣的光景？由於這些問題沒有清楚的答案，所以許多人會畏懼死亡。

但是，對於基督徒來說，死亡是進入永生的門戶。有了這個信念，對於會帶來死亡威脅

的東西就不至於那麼懼怕。當年我進SARS病房的時候，面對著死亡的威脅。我雖然知道應該如何保護自己，但一不小心仍有可能感染。然而我因為有清楚的信仰，故此並不懼怕。

### 1. 聖經的生死觀

聖經的死亡觀和醫學的定義有很大的差異。聖經中第一次講到死，和最後一次說到死，都與身體運作無關。

第一次記在創世記中：「耶和華神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善惡樹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時候必定死。」(創2:16-17) 然而亞當、夏娃吃了禁果後，身體還是活著，而且還被趕出伊甸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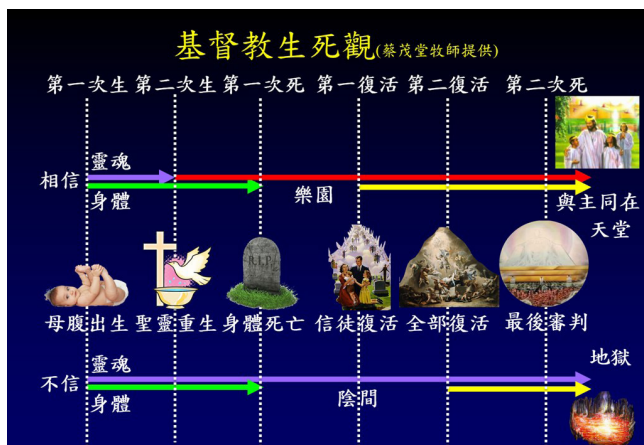
最後一次提到死，是在啓示錄：「只是那些膽怯的、不信的、……他們的分是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就是第二次的死。」(啓21:8)

聖經這兩處講到「死」，顯然都不是針對身體停止運作；這與我們平時理解的觀念是不一樣的。在一般人的觀念中，生死所反映的是「身體能否活動」；從聖經來看，生死所指的則是「與神的關係」之存續或斷絕。

基督教的生死觀是這樣的(參下頁圖一，蔡茂堂醫師提供)：人從母腹出生，是第一次的生(綠綫起點)，有身體，也有靈魂(紫綫起點)；但是這靈魂是與神隔絕的。當人相信耶穌的救贖，透過聖靈重生，就有第二次的生，靈魂恢復與神連結(紅綫起點)。

每個人都會面對身體的死亡，這是第一次的死(綠綫終止)。死後，相信神的人靈魂就到樂園去(紅延續綫)，不信的人就到陰間去(紫延續綫)。耶

熟知基督教生死觀的基督徒和牧者應當如何回應呢？我們的回應是否為社會的楷模呢？還是為社會所不恥？  
As Christians and Ministers who are familiar with Christian view of life and death, how shall we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Should we serve as role model for the public, or as that which is despised by the society?



圖一

耶穌再來的時候，信徒會復活；那是第一次復活（紅綫持續；黃綫開始）。最後，耶穌在白色大寶座審判的時，所有人都要復活，這是第二次復活（紅黃綫同時持續），眾人都面對最後的審判。最後，不信的人會到硫磺火湖，就是地獄，這是第二次的死。相信的人會在天堂與主同在。

簡言之，信徒有兩次生和一次死，最後享永生（參圖二，張立明醫師提供）。因此，相信並接受聖經生死觀的人，實在不用擔心肉身的死亡。

## 2. 疫情中的實況檢驗

面對疫情，每個人怕死的天性盡顯無遺。然而，只要是真正的基督徒，確信自己是有永生的人，就可以不一樣！

聖經中關於「出死入生」的經文只有兩處。在第一處中，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5:24）第二處記著：「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約壹3:14）

由此可見，「出死入生」的方法，就是聽道和信上帝；而「出死入生」的確認，就是看自

己有沒有愛心。

疫情中，我曾接到某位牧師的短信：「郭特助：平安！疫情期間都好嗎？……嘉義也可以想辦法幫助牧者打疫苗，至少可以打殘劑啊！讓牧者也能得著神透過嘉義散發出的愛與關懷。所有醫療人員都打疫苗了，為什麼常常出入醫院的牧者卻打不到疫苗呢？……」

從信仰角度來看醫療資源有限的處境，我們可以問：熟知基督教生死觀的基督徒和牧者應當如何回應呢？我們的回應是否為社會的楷模呢？還是為社會所不恥？我們的回應方式是否反映出內在信仰的實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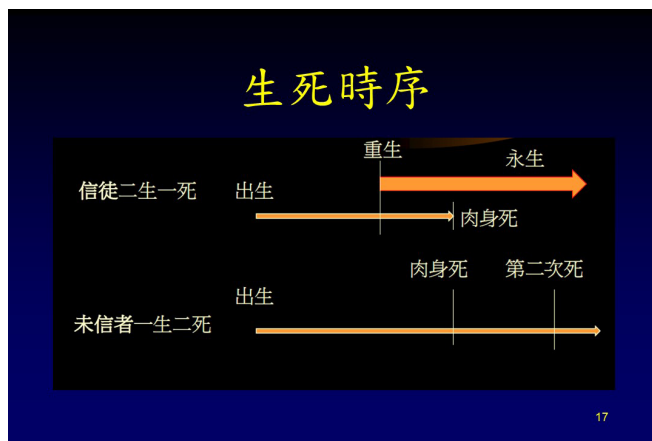
## 在疫情下的應用

### 1. 公平原則的訴求

面對疫情中醫療資源短缺的情況，從社會的角度看，到底誰該先打疫苗？誰該後打？這需要按公平原則來決定。醫護人員要先打疫苗，因為這使他們能夠幫助其他人，可以確保醫療的量能，符合效益原則。

至於教牧人員是否應當優先打疫苗，我們就需要問：牧師是否屬於特權階級？他們應該提早享受疫苗嗎？

台北市的好心肝診所，因



圖二

為通過特權私打疫苗，遭台北市重罰200萬，相關公務人員被移送政風調查。若我接受了那位牧師的請求，會不會有類似的下場？

《今日新聞》在6月11日和13日做了民調：「針對國內不少縣市傳出有透過特權私打疫苗事件進行民意調查，吸引6254人次參與。」「有超過六成（62.15%）的民衆認為，不該打的人打了疫苗，就等同於多了一個該打的人不能享受疫苗保護。……進一步來看，若是今天有機會可以搶先『私打疫苗』，將近七成（66.09%）民衆並不會接受，他們依舊認為有需要的人才應該優先接種疫苗，但也有30.58%民衆會接受。」這反映了人們對公平原則的認同。

### 2. 效益原則的訴求

2021年2月，台灣政府公佈公費新冠疫苗接種對象，按優先次序分十種人；又在6月份發佈更新後的十類人，並反映讓最多人得到最大效益的原則，以獲得民衆的理解。

- 1) 醫事人員：維持醫護量能，
- 2) 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維持防疫體系運作，
- 3) 高接觸風險第一線人員，
- 4) 機構及社福系統運作人員，



- 5) 必須出國的人，
- 6) 容易產生嚴重併發症導致死亡（75歲以上長者及孕婦），
- 7) 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
- 8) 容易產生嚴重併發症或導致死亡（65-74歲長者），
- 9) 有感染及疾病嚴重風險者，
- 10) 容易產生嚴重併發症或導致死亡（50-64歲成人）。

其中第二類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部門中的重要官員，引起很多人不滿。這體現了效益原則與公平原則需要協調的問題。

這十類人員加起來，累計1487.5萬人。全台灣共有2300萬人，因此還有800多萬人沒有在當中。在這種情況下，當醫療資源有限時，必定有人搶打疫苗，如此的亂象是可以理解的。

### 3. 基督徒如何回應？

鐵達尼號沈船事件的生還者比斯利（Lawrence Beesley）回憶，「在那晚發生了很多英勇的事蹟，但沒有什麼比得上那些樂師，在船身一點點沉入大海中時，還盡責地演奏。」

當時約有八位樂師，在死亡臨近、人們極為恐慌時，他們沒有參與搶奪救生圈或救生艇，而堅持用音樂來撫慰那些面對死亡的人，度過最後的時光。他們演奏的曲目是《與主更親近》，這是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聖樂。這些樂師們面對死亡時的從容與優雅，顯示出他們因著在基督裏有盼望，而作出不同的選擇。

在疫情肆虐的今天，當很多人各顯神通、想插隊獲得打疫苗機會時，基督徒要怎樣反應呢？可以有不一樣的表現嗎？能夠站出來成為社會的楷模嗎？如果我們有永生把握的話，應該可以站出來，用典範行為來讓更多的人認識耶穌！



本文嘗試從區塊鏈理論的視角，探討中國福音教會發展的模式。目的是論證：現階段以家庭教會為主體的中國福音教會，已經和初代教會一樣，呈現出區塊鏈的諸多特徵。中國福音教會應該採用和初代教會一樣的模式，不要去追求制度和構架上的大一統；這對教會的增殖與擴展意義重大。

## 區塊鏈的特徵

### 1. 區塊鏈理論簡介

區塊鏈（blockchain）原是指商業網絡使用的程序。它採用密碼技術（cryptography）記載和傳遞信息，並將不同的區塊連綴起來。每一區塊包含了前一區塊的加密函數、相應時間戳記（timestamp）、以及交易資料。用區塊鏈技術承載和傳遞的信息可以相互質證，因此難以篡改。

這種技術具有以下幾個特徵：

- 1) 去中心化。中心信息存儲於各區塊之中，無需通過核心或中央區塊保持系統的完整性。
- 2) 每一個區塊都包含關鍵信息，因此難以被篡改；並由此保持核心信息的公開、透明與穩

定。

3) 各區塊之間可以互相查驗、彼此質證、集體維護，保證核心信息傳遞的準確性。

4) 區塊鏈可以有限或無限複製、增殖。有的區塊鏈（如比特幣）有數量上限，但從理論上講，區塊可以無限複製。

### 2. 新教信仰的區塊鏈特色

基督新教的架構與天主教、東正教等傳統不同，它從未形成一個權威中心（Magisterium）。改教運動直接衍生出三個宗派：路德宗、改革宗和重洗派，他們之間從未存在過一個共同服膺的權威中心。

基督新教權威呈現多中心化或去中心化，這反映出區塊鏈的第一個特色。新教的信仰權威不再是統一的中心（如天主教的羅馬教廷），而轉移到聖經啟示本身，這是一種革命性的範式轉換。

而聖經又被翻譯成英德法等民族語言，打破了拉丁文武加大譯本的壟斷地位。最終，聖經不再被天主教神職人員把持，而轉移到平信徒手中。當時印刷術開始普及，作為權威中心的聖經被大量分發，形成不可逆轉的去中心化態勢。

路德在沃木斯議會（Diet

在初代教會的前三百年裡，使徒和其繼任者……把……福音傳遍羅馬帝國，所倚賴的就是從神而來的能力和權柄。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of early church history, the Apostles and their successors enthusiastically practiced evangelism,…… to the extent that the Gospel …… was spread all over the Roman Empire. It is by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God that they accomplished this.

of Worms) 前擲地有聲的宣告：他的良心以及他對聖經的理解，讓他無法屈從教廷的壓力。其實質就是：以個人良知和上帝話語的權威來否定教廷的權威。

新教宗派所反映的區塊鏈另一個特徵是：各宗派的核心福音內容，如同各區塊所存儲的共同核心信息；藉此，新教各宗派得以相互連接和印證，形成一種糾錯機制，確保核心信息精確而穩定地延續。

廣義的新教系統包含了循道宗、長老宗、五旬宗、浸禮宗、路德宗、安立甘宗、公理宗，以及各種無宗派的獨立教會。這些宗派“區塊”都秉持核心福音信息，同時又保持各自的歷史、文化、族群、禮儀等特色，形成豐富而多元的新教福音信仰生態系統。因此，新教宗派現階段的去中心、多中心構建，兼具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特色，是一種值得肯定的系統結構。這種結構特徵亦可以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之前的初代教會。

### 3. 真正的本源

改教先賢們提倡“回歸本源” (*ad fontes*)。不過，無論是馬丁·路德還是加爾文，他們的落腳點都是奧古斯丁，尤其是他的後期著作所表達的觀點。因此，國憲制宗教改革 (Magisterial Reformation) 所回歸的，是四世紀初君士坦丁時期的信仰形態，即是天主教的“聖傳”傳統，源於主後四世紀羅馬世俗政權對教會的侵蝕與改造。

然而，奧氏並非真正的本源。主後313年，君士坦丁頒布米蘭敕令 (Edict of Milan)，羅馬世俗行政體系的金字塔結構逐漸被植入教會，並最終取代了早期教會自發生長的非中心化模式。有些學者把這一過程稱為“奧古斯丁轉變” (Augustine Shift)。

主後380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頒布帖撒羅尼迦敕令 (Edict of Thessalonica)，規定基督教為羅馬國教。世俗政權進一步滲透到教會中，把教會轉變成高度中心化的集權體系；“聖傳”就是指這個體系的決策和運營中心。奧古斯丁所處的時代，正是教會模式經歷巨變的範式轉換時期。他後期所認定的教會模式，是已經“君士坦丁化”了的政教合一模式。當年改教者們努力回歸的，也是這種模式。

然而，聖靈在新約及使徒時代所啓示的模式並非如此。兩者相比，不僅有位移和偏差，甚至產生質的改變。

今天的中國福音教會也提倡回歸本源，不過比



改教先賢們更為徹底，因為他們所要回歸的，乃是奧古斯丁之前的初代教會，即新約教會的模式，這是聖靈工作最為明顯、最為自然的模式。初代教會處於在野時期，被世俗權力壓迫、干涉、掣肘；新生的教會承受著外部的壓力，但內部保持著未受世俗權力侵擾的自然狀態。

## 權力來源及結構的對比

### 1. 初代教會權能的來源：耶穌與聖靈

在使徒行傳1:8，耶穌應許門徒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這裡的能力 (δύναμις) 是指門徒領受聖靈之後而得的方言、醫病、趕鬼、行神蹟等各種力量。這些能力的目的是為了給耶穌做見證，並把福音傳遍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至地極。這些能力清楚地來自聖靈，而不是任何世俗的政權、資產、或學術權威。

路加的文獻中記載，使徒們先是領受了耶穌賦予的權柄，然後在五旬節又領受了聖靈的能力。耶穌開始傳道之初，聽眾就感受到他話語裡有權柄 (έξουσία)：“他們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裡有權柄。” (路4:32) 耶穌把上述的能力和權柄賦予了跟隨他的門徒：“耶穌叫齊了十二個門徒，給他們能力、權柄，制伏一切的鬼，醫治各樣的病。” (路9:1)

門徒所領受的這些權柄與能力，在後來的傳道過程中展露無遺。他們所表現出的膽量 (παρρησία)，讓猶太官府和長老們感到“稀奇”，因為這些人“原是无學問的小民” (徒4:13)。“無學問”表明這些能力權柄不是學來的，“小民”表明它們也不是人間權威機構賦予的。那麼，門徒的權柄和能力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當時的政治和宗教精英們顯然知道這些人與耶穌的關聯，他們“認明 (這些人) 是跟過耶穌的”，因為他們承襲了耶穌的權柄與能力！



君士坦丁之後，教會倚賴的不再是耶穌和聖靈所賦予的能力與權柄，而是世俗政權的權柄。

After Constantine, the churches no longer relied on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Jesus and the Holy Spirit. Instead, they depended upon the secular government and its authority.

在初代教會的前三百年裡，使徒和其繼任者四處傳道、宣教、植堂，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遍羅馬帝國，所倚賴的就是從神而來的能力和權柄。

## 2. 不同性質的權柄

在新約聖經中，“權柄”一詞還有另外一層含義。以路加文獻為例，該詞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中分別出現了15次和7次。在路加福音中有時指耶穌傳道（4:32）、趕鬼（4:36）、赦罪（5:24）、審判（12:5, 19:17）的權柄；有時也指羅馬世俗權柄（12:11, 20:20）、希律的權柄（23:7）、魔



鬼黑暗的權柄（4:6, 22:53）。而使徒行傳中出現的7次，只有一次指父神的權柄（1:7），其他基本都是指負面黑暗的權柄，如從祭司長獲得的逼迫教會的權柄（9:14, 26:10, 26:12），或撒但的權柄（26:18）。

由此可見，新約聖經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權柄。一種是屬神的，是耶穌賜予門徒們的權柄，也是聖靈降臨所帶來的屬靈權柄與能力；另一種則是黑暗的、屬撒但（路4:6）、空中屬靈的惡魔權柄（弗2:2, 3:10, 6:12），以及受黑暗屬靈勢力支配的、逼迫教會的地上世俗權柄。

## 3. 初代教會的區塊鏈特徵與緣由

君士坦丁之前的三百年間，教會所領受的是從神而來的權柄和能力。使徒時代和初代教會人才輩出、群星璀璨，聖靈按著自己的意思，把恩賜（Χάρισμα）分賜給各人，各人按所領受的恩賜，從會眾中脫穎而出，成為教會領袖。各領袖之間彼此配搭，按所領受的恩賜來服事教會。

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自然模式，是從草根中生長出來的模式，也是聖靈所啓示的模式。這是耶穌所賦予門徒的權柄和能力（路9:1），也是他在使徒行傳1:8中所應許從上頭來的能力。由這種屬天、自然能力哺育出來的教會，結構呈現出去中

心、非中心化的區塊鏈特徵。

## 4. “聖傳”教會權力結構的特徵與緣由

但是，君士坦丁和此後的羅馬皇帝逐步把世俗權力植入教會，導致教會的權柄結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四世紀之後，驅動教會的不再是純淨、自然、來自上帝的能力，而是摻雜了世俗的權勢和野心。

這一不幸的範式轉換，在尼西亞會議就已初現端倪。這次會議是君士坦丁大帝召集的。他邀請各地主教參加會議，從國庫撥款，為他們發放路資、設置驛站，在尼西亞預備了豪華大氣的議事大廳，修葺一新，讓各地主教感受到帝國的禮遇。君士坦丁致開幕辭，勉勵主教們“同心合意”，遵從聖經的指引，“放下各執一詞的爭論，按照上帝啓示的話語，尋求相關議題的解決之道”。君士坦丁親自監督會議進程，聽取各方的辯論，讓主教們作出結論。

儘管君士坦丁大帝十分禮遇尼西亞的主教們，但這也代表帝國皇權的滲透，以致教會逐漸複製了世俗權力的結構。到後來，這模式完全挾持了教會，導致教會制度化、機構化、職業化、腐敗化。羅馬帝國的金字塔科層結構模式被直接複製，成為教會集權構架的基本模式。梵蒂岡到今天仍然固守這種模式。

君士坦丁之後，教會倚賴的不再是耶穌和聖靈所賦予的能力與權柄，而是世俗政權的權柄。教會領袖的選拔也不再是根據恩賜，自下而上地自然生長，而是由世俗政權所把持的機構進行職業培訓，然後按照科層結構委派、升遷，形成自上而下的聖職授予模式。

教會事務被納入統一的構架之中，最終形成以教皇為中心的神聖秩序（Holy Ordering），依次往下分別為紅衣主教、樞機主教、主教、司鐸、執事、平信徒。這種立體的金字塔結構代替了初代教會的扁平自然結構。

從主後四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期，這種中心集權的結構模式主導了教會超過千年之久。對上述兩種權柄（ἐξουσία）模式的更替，改教先賢們缺乏透徹的認知。因此，他們所倡導的回歸本源，也只是回歸到奧古斯丁後期已經國教化了的教會模式，而改教運動所產生的國憲制宗教改革（Magisterial Reformation），亦未能完全走出天主教聖傳（Magisterium）模式的陰影。（待續）



作者在哥倫比亞國際大學擔任系統神學教授





從第4世紀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到16世紀宗教改革，上千年的歷史中，基督教經歷了從“被迫害”到成為“國教”的命運大翻轉，及逐步的演化。這給後人帶來很多難解的困惑：究竟是基督教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基督教？

世界對教會的改變是當下、直接、顯而易見的。首先，教牧人員有了“官方”身分：神職人員身兼官職；教會內部原本在事奉上的分工，演化為等級制。這與耶穌通過生命傳遞而帶出門徒的模式截然不同。

其次，神學被打上政治意識形態的烙印：神學觀念的分歧，最後由政治權威來裁決；一旦被判為“異端”，立即被逐出教會，遭到類似政治迫害的待遇。最後，教會內突然湧入大量“新人”，導致整體屬靈素質下降。

初期教會時期家庭式的溫情、兄弟姊妹間的平等、共享的生活方式，至此從教會現實中消失。除了保留在聖經中的敘事，只以願景的方式繼續存留於一些信徒的心中。

針對教會成員屬靈品格下降，“修道運動”可以說是一種修正式的回應，透過個人及群體的遠離世俗，來進行補救。除此之外，針對基督教成為國教後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還有其他的回應方式嗎？在宗教改革前的歷史中，的確出現過嘗試回歸初代教會樣式的一群人，那就是“瓦爾登斯運動”（Waldensians）。

## 相關的研究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關於“瓦爾登斯運動”的零星資料，後來發現更多的線索。法國、意大利在上世紀後半葉都有不少相關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作品有：尤安（Cameron Euan）1984年的《

異端的改革：阿爾卑斯山的瓦爾登湖，1480-1580年》、圖恩（Giorgio Tourn）1989年的《你們是我的見證人》、普雷斯科特（Stephens Prescott）1998年的《瓦爾登斯的故事：對信仰、不寬容和生存的研究》、奧迪西奧（Gabriel Audisio）1999年的《從1170年至1570年瓦爾登斯的異己、迫害和生存》。

“瓦爾登湖”是個地理概念，指地處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間的一個區域。“瓦爾登斯”則是指早期曾經活躍在此地區的一批基督徒。

由於地理位置的緣故，居住在這個區域的民族比較複雜，這就產生了語詞發音差異導致的翻譯問題。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其創始人的名字不是彼得·瓦爾多（Peter Waldo）；至於他的姓氏到底是Vaudes還是Valdes，這取決於學者如何解釋當時北部法語對里昂南部的普羅旺斯語的影響程度。

天主教文獻中一直稱他們為“瓦爾登斯人”（Waldensians），而瓦爾多的追隨者——至少在1500年加入新教改革之前——從未如此稱呼自己。因為這個詞語被用來貶低他們，甚至消滅他們。他們一直自稱為“基督的窮人”（Poor of Christ）、“里昂的窮人”（Poor of Lyon）、“靈裡的窮人”（Poor in Spirit），或者彼此以兄弟相稱。

## 起源的爭議

這個運動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仍是難解之謎。較古老的瓦爾登湖歷史，將此地信徒重生得救的時間定在主後58-59年間，認為當年使徒們穿越科蒂安阿爾卑斯山，進入法國高盧和歐洲其他地區時，在瓦爾登谷地播下了基督信仰的種子。

當代學者認同這一觀點的有斯蒂芬斯（R.M. Stephens），他在1947年所著《燃燒的荊棘》中，援引1873年麥凱布（James D. McCabe）書中的觀點



早在公元370年，皮埃蒙特山谷的基督徒就曾對君士坦丁大帝帶給教會的世俗化，表達了不贊同的意見，成為唯一傳到羅馬的抗議呼聲。As early as 370 AD, Christians in the Piedmont mountains expressed their disapproval of the secularization brought to the church by Constantine the Great. They became the only outcry that reached Rome.

作為支持。

穆斯頓 (Alexis Muston) 博士在1923年巨著《阿爾卑斯山的以色列：瓦爾登斯派被迫害史》一書中，花了很長篇幅專門探討。他認為，“使徒們將基督教傳入意大利後不久，這些山谷的人皈依了聖保羅所宣揚的信仰。他們接受並教導使徒的教義，實行簡單的儀式。……承認聖經是其信仰的唯一準則，並拒絕所有新約聖經中沒有教導的內容。從君士坦丁那些日子直到現在，……他們從未改變信仰，包括其信仰中的任何重要細節。”他的結論是，“瓦爾登斯人不是分裂教會的團體，而是繼承由使徒建立的教會的一群人。”

然而，英國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天主教作家和教育家阿德尼 (Walter F. Adeney) 爭辯說，沒有一絲證據可以將瓦爾登斯信徒與使徒聯繫起來，因此不能說他們源於使徒時代。

## 四世紀的變化與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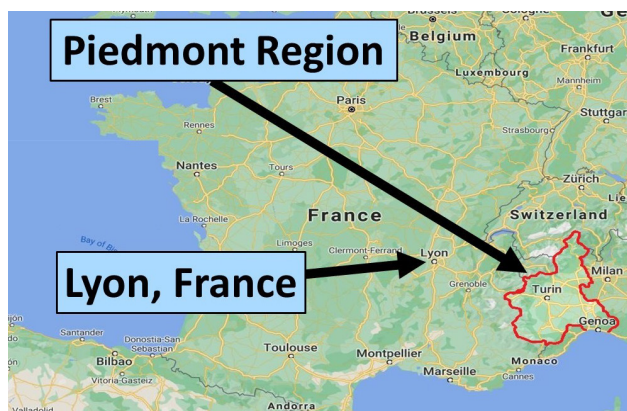
追溯羅馬時期基督教的狀況，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瓦爾登斯運動的起源。公元312年，基督徒約佔帝國人口總數5%，分散在許多社會領域。另外還有少數受壓迫、貧窮、偶爾受到迫害的群體，以及社會地位低下的少數民族，這些團體幾乎都會秘密舉辦崇拜活動。

因著君士坦丁大帝的一個夢，歷史被改寫。312年10月的某一天，君士坦丁正在為能否從其勁敵桑蒂亞斯手中奪取羅馬城而焦慮時，在夕陽照射的天空突然看見一幅巨大的十字架，附帶一行字——憑這標記可以得勝。君士坦丁立即命令匠人，用純金打造旗標與十字架。不久，君士坦丁的部隊在台伯河密爾維安橋上打敗了敵軍。

這個全軍所見證的神蹟讓君士坦丁驚呆了，並直接導致他徹底改變對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處境因而得以大翻轉。所有這一切變化，直到今天都受到絕大多數基督徒的歡呼。

然而，現在我們要問：這個神蹟及其帶來的變化，到底是不是聖靈的工作？尤其是此後基督教會所出現的變化，到底是君士坦丁皇帝所為，還是聖靈的作為？當時的羅馬教會、亞歷山大教會、安提阿教會等，似乎都沒有對此產生質疑，只是為統一神學思想觀念而爭論不休。

目前發掘出來的資料顯示，早在公元370年，皮埃蒙特 (Piedmont mountains) 山谷的基督徒就曾對君士坦丁大帝帶給教會的世俗化，表達了不贊同的意見，成為唯一傳到羅馬的抗議呼聲。居住在該



地區的異見者，西班牙長老維吉蘭提烏斯，譴責羅馬對圖像、聖徒和遺物的崇拜。他抗議潛入教會的一些新作法，如為死者祈禱等，認為這一切是在改變教會，是“文化”腐蝕信仰的結果。

皮埃蒙特山谷的信徒認同維吉蘭提烏斯長老的洞見。他們自認並不是要與普世基督徒分離，只是單純要按基督的教導而活。從傑羅姆寫的一封信中，我們了解到，科蒂安阿爾卑斯山 (Cortian Alps) 附近的一些主教支持維吉蘭提烏斯，並認為，反對他們的人是錯誤的。

## 九世紀的繼起者

到了第九世紀，則有都靈大主教克勞德 (Claudius of Turin) 的故事流傳。公元839年，他因反對中世紀教會而被活活燒死。從那時起，瓦爾登湖地區就有一批追隨克勞德大主教的信徒，常年在一起聚會。

根據麥凱布的記載，1805年拿破崙曾問瓦爾登教會主持人：“你們成為獨立教會有多久了？”他的回答是，從都靈大主教克勞德的時代開始，他們就躲藏在阿爾卑斯山中。

但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波利 (Jean-Pierre Polly) 表明，從883年到972年間，將近一個世紀，撒拉遜海盜完全控制了法國東南部和阿爾卑斯山口，在瓦爾登斯山谷地區的所有居民都被趕走了，那裡根本不可能有一個穩定的群體。不過，如果僅以這段時間的特殊情況來否定四世紀就出現在這個地區的基督徒社群，也難以令人信服。

## 十二世紀的故事

英國作家吉利 (William St. Gilly) 和早期的瓦爾登斯歷史學家萊格 (Jean Leger) 及阿諾 (Henry Arnaud) 則堅持認為，瓦爾登湖的信徒只是彼得·瓦爾多的追隨者。這也為絕大多數“瓦爾登斯運動”學者所認同。

十二世紀瓦爾登斯群體離開當時的教會體制，……可以與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相銜接……可以說是改教運動的先導。 The Waldensian group's leaving of the church system in the 12th century heralded the religious reform initiated by Martin Luther in the 16th century. They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forerunners of Reformation.



大約在1170年前後，里昂有一位富商叫瓦爾多（Valdes）。一次他讀到馬太福音19:21：“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深受感動，覺得耶穌是在對他說話。於是，他變賣所有的財產，安排好妻子的生活，將女兒安置在一間修道院，還支付費用，請兩名神職人員將新約聖經譯成法語。自己則開始在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坳地區，四處傳講神的道。

他不僅帶領人信主，而且還吸引許多信徒來跟隨他。後來人們稱他為彼得·瓦爾多。有些作者把這個故事寫進了“教會歷史”，比如《基督教發展簡史》。

在我看來，上述各種有關瓦爾登斯運動起源的說法，並不一定彼此否定；只是因為歷史資料的缺乏，難以確定他們之間內在的傳承關係。這片與整個歐洲若即若離的區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的確提供了條件，使得一些與主流群體難以契合的人，藉此一隅自成一體。即使他們在組織上和所信內容上彼此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敢於與主流社會分庭抗禮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種傳承或傳統。

尋跡曾經發生在這片山坳中的歷史故事，開啓了我們審視教會歷史的另一個視角，豐富了我們的認知。維吉蘭提烏斯長老敢於質疑君士坦丁皇帝的神蹟和教會的世俗化，在當時的處境下實在難能可貴；唯有敏銳且深邃的眼光，以及過人的勇氣，才能提出這樣的質疑。都靈大主教克勞德為自己的信仰認知而以身殉道，更是膽量與見識過人。

## 瓦爾登斯群體的特色

十二世紀瓦爾登斯群體離開當時的教會體制，主要理由非常簡單，包括：(1) 希望直接引用聖經的話語，並對聖經作字面理解；(2) 傳道人應該與貧困的人在一起，過真正的貧窮生活；(3) 在露天場合，隨時可以對眾人講道。

這三點完全是針對當時教會所存在的弊端，並可以與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相銜

接。所以這個團體可以說是改教運動的先導。

在十二世紀，天主教神職人員由上層階級成員組成。貴族的長子擁有繼承權，而年幼的兒子因沒有機會得到遺產，會被送進教會，謀取已經高度政治化的神職。這些上層階級子弟習慣了安逸和奢侈的生活，擔任神職之後，與普通信徒之間毫無共鳴可言，更不可能為他們的生活排憂解難。這類神職人員甚至千方百計巧立名目，從信徒身上搜刮錢財，以滿足自己的奢華生活。

神職人員使用信徒不懂的拉丁文，其神學訓練注重亞里士多德哲學、修辭和邏輯演繹，在講經時，信徒根本無法理解，靈命得不到餵養。

與此相對照，瓦爾登斯群體因為這三點理由離開教會，開始自己的事奉之路，大有恢復初代教會之勢；他們或許是從使徒行傳受到啓發。雖然資料中沒有明確提到“凡物公用”，但是從“里昂窮人”的自稱看來，他們很可能過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社區生活。

他們無論在何處，都是用自己的母語直接引用聖經，並作出解釋。與那些傲慢、冷漠、懶惰的神父和主教相比，瓦爾登斯團隊（傳道人）的樸實、坦率、真誠、熱情，極易吸引追隨者。大約在1175年到1184年間，他們的佈道贏得了法國南部很多窮人的回應與效忠，在露天與街頭的佈道甚至吸引了一些上層階級的人士。

有人勸瓦爾多成立自己的教會，他明確表示，自己對宗教頭銜沒有興趣，甚至對領導他自己的團體也沒有興趣。他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天主教神職人員能像他一樣，效法基督的榜樣，回歸到新約聖經中所描述的初代教會樣式。

## 與教廷的初始互動

面對瓦爾登斯群體有意無意的挑戰，教皇必須做出回應。1179年，包括瓦爾多本人在內的小小代表團，參加了第三次拉特蘭會議（Council of the Lateran），見到了教皇。教皇對他們還算客氣，支





當一群人對另一群人進行如此慘無人道的屠殺時，再多華麗的詞語或正當性論證是否還有意義？

When one group of people committed such an atrocity on another group of people, can lavish rhetoric or captious justification establish any meaning?

持他們強調貧困，並口頭許可他們傳教，但須經地方當局批准。

但是，里昂的新大主教不授權他們在公共場合講道，不喜歡他們貶低神職人員，更不願意看到他們在民衆中的聲望和影響越來越大。但是，瓦爾登斯團隊並沒有停止講道。里昂的新大主教認為他們觸犯了神聖的禁令，於是把他們趕出里昂。

然而如此一來，他們的影響反而更擴大了。瓦爾登斯團隊遊走在阿爾卑斯山區的溝壑坡窪之間，腳蹤延伸到法國南部、意大利北部、勃艮第、洛塔林吉亞等地。所到之處，建立了大大小小的“社區”。

由於他們拒絕屈服禁令，教廷扣以“分裂主義者”（而不是“異端”）的罪名，於1184年將瓦爾登斯的追隨者逐出教會。儘管如此，這些“里昂窮人”依然在公共場合講道。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207年瓦爾多過世，期間一些天主教的主教、神父還常與他們公開辯論。

## 教廷的迫害

1207年帕米爾會議之後，瓦爾登斯團體內部發生了分裂。一些里昂窮人在杜蘭德的帶領下，回到了天主教會，被稱為“貧窮的天主教徒”。另一部分里昂窮人則跟隨阿爾比（Albigensian），堅持瓦爾登斯的傳統。天主教會竟對他們進行了持續大約20年的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摧毀了該地區的許多里昂窮人。1215年，教皇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在第四次拉特蘭會議中稱他們為“令人厭惡的人”，並正式宣判其為異教徒。接下來便是一次比一次更為殘酷的鎮壓，及伴隨的無情殺戮。

事實上，自從教廷將瓦爾多及其追隨者趕出教會後，對他們的迫害已經悄然開始。1211年，超過80名瓦爾登斯信徒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被當作異端燒死。1215年後，迫害更加公開，並延續了幾個世紀。



1304年至1307年間，瓦爾登斯信徒短暫地控制了匈牙利的首都布達，宣布將教皇本篤十一世（Benedictus P. XI）逐出教會，這自然導致對立進一步升級。

教皇英諾森八世於1487年頒布了一項公告，把瓦爾登斯信徒當做異端邪說徹底消滅。他甚至宣布：“殺死娃兒信徒的人將獲得赦免，並有權保留從受害者身上奪走的人和財產。”然而，瓦爾登斯群體並沒有因此屈服。1487年至1689年間，他們為了捍衛信仰，竟然經歷了33場強加給他們的戰爭。

## “皮埃蒙特復活節”慘案

意大利北部的皮埃蒙特（Piedmont）地區，居住著大約一萬五千多名瓦爾登斯人，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享有意大利人所確立的宗教寬容和良心自由的權利。由於消滅異端委員會不斷施加壓力，這些權利不斷地遭到剝奪。

該委員會是羅馬天主教會於1650年在都靈成立的機構。理事會通過兩項法令，直接威脅到皮埃蒙特的瓦爾登斯社區。一是當年5月15日的法令，廢除了瓦爾登斯原有的特權。二是1655年1月25日的宗教驅逐令，要每個新教家庭在法令公佈後的三天內撤出該地區，沒收其房屋和財產；除非他們在限時內成為羅馬天主教徒，否則等待他們的將是死亡和地獄般的痛苦。

瓦爾登斯信徒拒絕服從撤離敕令，政府便派一萬五千多名士兵來到山谷，進駐到每個信徒家中。1655年4月24日復活節那天清晨，這些士兵在得到信號後，便動手殺戮，並掠奪和燒毀房屋。據估計，至少有四千至六千名瓦爾登斯信徒死於屠刀之下。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皮埃蒙特復活節”慘案。

這起慘案不僅導致瓦爾登斯難民大量外流到佩羅薩山谷（Pérouse），也引起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和瑞士新教州在內的數個州，試圖進行外交干預。8月18日發布的《皮內羅洛仁慈宣言》（the Pinerolo Declaration of Mercy），締結了查理·伊曼紐爾二世（Charles Emmanuel II）與瓦爾登斯信徒之間的和平條約。

## 對悲劇的反思

面對如此殘酷的殺戮，我們需要深思這樣的問題：當一群人對另一群人進行如此慘無人道的屠殺時，再多華麗的詞語或正當性論證是否還有意義？

異端：政治標準？還是信仰標準？

一個堅定持守基督信仰、竭盡全力佈道宣教、

當某個宗教依靠強大的政治勢力登上國教的寶座時，該宗教所宣稱的“絕對真理”便成了專制政體擁有絕對權力的護身符！  
When one religion assumes the status of state ideology under the auspices of powerful political force, the “absolute truth” of that religion can easily evolve into a talisman that reinforces the absolute power of that totalitarian regime.

神學上牢牢紮根於聖經、並忠實遵行聖經教導的信仰團體，只因為不服從教廷的管轄，竟然被宣判為“異教徒”。在此，辨別正邪的標準，不是聖經或神學等信仰性視角，而僅僅依據是否順從的政治性標準，憑藉“權力”來判別，以至鎮壓異己。

**背道者：羅馬教會？還是瓦爾登斯群體？**

瓦爾多所做的，就是力圖回到使徒行傳中描述的早期教會狀況。如果說，居住在阿爾卑斯山谷中的瓦爾登斯群體是古代基督教世界的最後堡壘，羅馬教會則是背道的教會。這可能是羅馬教廷與這些山地基督徒之間激烈爭論的癥結所在。背叛基督教信仰的，不是這些“里昂窮人”，而是已經完全與政治權力融為一體的教廷。

**啟示之一：聖靈作為！改革先鋒！**

瓦爾登斯群體為了信仰，與他們認為已經背離聖經教義的教廷頑強抗爭，成為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先驅。難怪許多瓦爾登斯信徒認為，他們建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新教教堂。今天，在意大利的佛羅倫斯、美國的北卡羅來納、南美洲的阿根廷，還可以見到瓦爾登斯信徒們聚集崇拜的教堂。我堅信，瓦爾登斯的歷史才是聖靈的作為。

**啟示之二：強權不等於真理！**

歷史似乎向我們描繪了這麼一種情形：當某個宗教依靠強大的政治勢力登上國教的寶座時，該宗教所宣稱的“絕對真理”便成了專制政體擁有絕對權力的護身符！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西方基督教的歷史上，也同樣反映在中國。譬如，漢武帝宣告“獨尊儒術”後，皇權便不斷被絕對化；1949年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荒唐歲月，過程也相仿。

我堅信，瓦爾登斯信徒為信仰所經歷的苦難，以及當年教廷的卑劣行徑，為今日所有基督徒，甚至全人類，都留下了難以迴避的問題：某個個人、團體、政黨，真的能夠掌握真理嗎？掌握或擁有了“真理”，就有權去排斥、逼迫、甚至殺害持不同意見的人，強迫他人接受自己所認為的“理想”嗎？（待續）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書》 \_\_\_\_本（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本（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本（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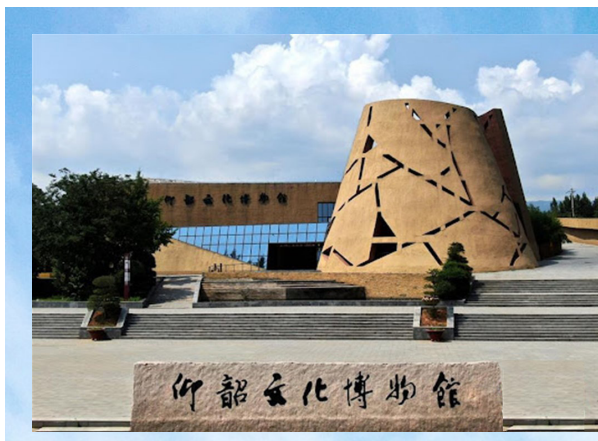
支票奉獻：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 百年仰韶與往聖絕學

## 基督信仰視角下的中國考古學和國學

李民舉

中國考古學發端於1921年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的發掘。今年適逢仰韶文化發現一百週年，考古學界從官方到民間和學術界，都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

### 安特生與中國考古學

仰韶文化的發現，歸功於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1914年，安特生應北洋政府的邀請，以“中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分來到中國，協助調查北方煤礦的分佈與儲藏情況。安特生在勘察礦產資源方面沒有做出太大的貢獻，倒是陰差陽錯地在中華文明的探索方面大放異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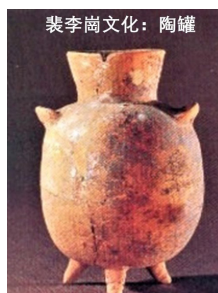


1921年夏，安特生與奧地利學者師坦斯基（Otto Zdansky）等人，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了猿人洞穴，在發掘“北京人”遺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國考古學的基礎。同年10月，安特生又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附近發現了史前文化遺址。此後，他在中國生活了長達11年之久，不斷開拓考古學的研究。

然而，由於他曾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在上個世紀的極左年代中遭譴責，被稱為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幫兇”。時過境遷，今天再也沒有人謾罵安特生了。甚至相反，他被視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倍受尊重。

### 仰韶文化探源

1921年10月23日，安特生和袁復禮等人在澠池縣仰韶村進行考古發掘，拉開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序幕。仰韶文化以彩陶為鮮明特色，在當時被認為



裴李崗文化：陶罐



馬家窯文化：旋紋尖底彩陶瓶



仰韶文化：彩陶盆

是中國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但是，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很多年代更早的遺址被發掘出來。如，河南省新鄭地區的裴李崗文化，距今8000年；可以確認，它乃是仰韶文化的前身。

但當時並沒有這些線索。為了尋覓仰韶文化的源頭，安特生來到甘肅省和青海省等地區，先後發現和發掘了臨洮辛店、馬家窯、寺窪山、廣河齊家坪、半山、民和馬廠、民勤沙井等遺址。根據這些遺址中出土的很多彩陶，安特生確認：甘青地區的彩陶，在年代上早於河南仰韶

出土的彩陶，並提出了“仰韶文化西來說”。

安氏的見解與《聖經》的記載相

吻合：大洪水以後，人類從巴別塔下分散到世界各地。

### 聖經的超越性

把古人類、古文明與聖經記載聯繫在一起，是早期人文科學的特徵。這個出發點雖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沒有意識到人類認識世界的有限性，就會出問題。技術的進步會帶來新的發現，舊的看法往往容易被新的證據所推翻和修正。

古DNA技術與田野發掘相結合，勾勒出遠古時代中華先民的起源歷史，部分印證了聖經的記載：挪亞的後代們在巴別塔下各奔東西，散居世界各地。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DNA technology and field excavations sketches out the origin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ncestors, and partially confirmed the biblical record, namely, Noah's descendants went their separate ways under the tower of Babel and lived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科學研究的結論與聖經啓示有無限趨同傾向，但二者終究有別。我們認識神，憑藉的是信心，而不是所看到的考古學證據。將考古現象和聖經內容牽強附會地聯繫起來，常常引出不實的結論。

可惜今天仍舊有人重複這種錯誤的做法。例如，看到文化層被淤泥覆蓋，就認為是大洪水的證據。我曾經仔細分析了一些聲稱是挪亞時代大洪水的考古學現象，發現無一例與大洪水有關，因為在淤泥覆蓋的文化層下面，還有淤泥，下面接著仍舊有文化層。古代人類活動常常在河谷地帶，這導致歷史上反覆出現泥沙淤積的情形。嘗試通過有限的田野調查或考古發掘手段，尋找挪亞時代大洪水這一宏大的歷史事件與遺跡，基本上沒有可能。其實，伊甸園、挪亞方舟等，都是不能被考古資料所證實的內容。

我們不該做無謂的努力，而應該從超越性的信心角度，來理解聖經博大精深的奧秘性真理。

### “西來說”的暫時証偽

安特生主張的“仰韶文化西來說”曾風靡一時，但很快就被證偽。做出這一貢獻的，是中國當代考古學家夏鼐。夏鼐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1935年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獲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

1945年4、5月間，夏鼐到甘肅洮河流域進行考古發掘。在甘肅寧定縣（現廣河縣）陽窪灣齊家文化墓葬填土中，發現兩片具仰韶特色的彩陶；據此認定，仰韶文化應早於齊家文化。從地層學上確認，仰韶文化在年代上早於甘青地區的彩陶文化，由此可見“仰韶文化西來說”有誤。這個發現成了上世紀後半葉中國考古的熱門話題。從批判“西來說”開始，逐漸形成了“中華文明本土起源說”。

### 考古技術的發展

安特生想通過考古學資料說明，中華文明是從西方傳過來的。但是當時考古學基本上都採用水平發掘方式，手段落後，不能對此提供有力的證據。考古地層學的概念和方法，是梁啟超次子梁思永從哈佛畢業以後，引入中國的。1931年，他在河南省安陽後崗文化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三疊層”，首次解決了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年代先後問題。

七十年代前期，考古學迎來了革命性的突破，即利用碳的同位素衰變原理發明的碳-14測年技術。這一技術從英國傳入中國，使得測量遺跡和遺物的準確年代成為可能。

最近二十年，伴隨古DNA提取技術的突破，考古學又迎來新的時代。從最新的研究來看，“中國人和西方人有共同的起源”這個觀點錯了嗎？沒有！

### 古DNA技術與“西來說”

探尋人類起源，是傳統考古學無法解決的難題。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開始通過分子生物學的途徑來進行探索。最近二十年來，古DNA技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考古學家依此技術，大致可以確定中國人到底起源於何處。

根據古DNA技術，確認現代中國人的祖先大致在5萬年至1萬年之前離開非洲，經青藏高原南側進入華南，北上到達黃河流域，最終在那裏發展出仰韶文化（河南新鄭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裴李崗文化，和河北武安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磁山文化等。隨後而來的，是分佈在汾河、渭河、及豫西黃河谷地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往西，在甘青地區的洮河流域發展出馬家窯文化。

古DNA技術與田野發掘相結合，勾勒出遠古時代中華先民的起源歷史，部分印證了聖經的記載：挪亞的後代們在巴別塔下各奔東西，散居世界各地（創世記11:1-9）。

現今掌握的考古資料說明，比較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大多在中國南方，而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普遍晚於南方。例如，廣東省英德市青塘遺址中，在三個不同地層中發現了時代很早的陶片，根據加速器質譜儀（AMS）碳-14測年數，其中第5層出土的陶片在距今1.7萬年左右。另一個例子是江西省萬年市新石器時代遺址——仙人洞，出土陶器的年代約1.2萬年左右。這些與上文所提到的中國先民離開非洲、進入中國境域的時間吻合。這樣的遺址，在中原黃河流域尚未發現。

廣東英德青塘遺址：陶片



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陶罐





19世紀後期，科學與理性成為西方文明的顯著特徵，來華的西方人士（包括宣教士）也開始從學術視角研究中國文化。Towards the later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ers in China, including missionaries, started to analyze the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lenses of modern academia.

## 中華文明的脈絡

結論是：中華先民的確來自西方。他們先沿著青藏高原南部邊緣，進入華南，然後再北上，到達黃河流域，形成了最初的華夏文明，也就是仰韶文化；隨後從中分出甘青地區的一支，逐漸嬗變，成為青藏高原的文化。



此後，以河南為核心，延及黃河中下游的廣大中原地區的古文化，即華夏文明發源地之一，演變為龍山文化；龍山文化中分裂出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商朝後期擴展到四川盆地及長江沿岸地區，演變為巴蜀文化及楚文化。夏商周三族的文化互相融合，就成了今天的華夏文化；到秦漢時期完全定型。秦漢以後，向江南發展，兼併了浙江、江西、福建、湖南等地。這就是中華文明的大致脈絡。



下面，我們要回顧一下安特生時代的學術氛圍，並展望未來中國學術的發展之路。

## 漢學起源

安特生時代，西方的人文科學大多是以聖經為

亮光，通過實證的方法來研究各民族的起源。那時對華宣教成為時尚，為了多了解中國，開創了新學科“漢學”（Sinology）。

漢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西征時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時代。元朝建立以後，羅馬教廷和大都（即今日北京）的聯繫非常頻繁，教皇的使節以獻馬為名晉見，且對當時的知識界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為明朝中後期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宣教打下良好的基礎。16世紀，利瑪竇、南懷仁、安東尼·托馬斯等人的信函，被收錄進《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在歐洲廣為流傳，促進了漢學的產生。

19世紀後期，科學與理性成為西方文明的顯著特徵，來華的西方人士（包括宣教士）也開始從學術視角研究中國文化。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法國學者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是第一個翻譯《史記》的西方人，也是第一個提出“海上絲綢之路”概念的人，堪稱真正的漢學家。王國維讚許沙畹“為其他西方學者之所不及”。



沙畹有一個傑出的學生，中文名字為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908年，他前往敦煌石窟，購買了大批敦煌文物運往法國，今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老館。伯希和精通多國語言，包括英語、德語、俄語、漢語、波斯語、藏語、阿拉伯語、越南語、蒙古語、土耳其語、吐火羅語等。沙畹與伯希和確立了漢學的研究範式，他們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啟迪了中國學者如何利用近代西方學術的理念與方法來整理資料。



德國的衛希聖（亦作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對漢學研究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翻譯的《易經》，至今仍被認為是最好的譯本。1899年，衛禮賢到山東青島傳教，結識了著名學者、音韻學家勞乃宣，對道教的全真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01年，他創辦了禮賢書院；1906年被清朝政府封為道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戰敗，衛禮賢被迫返回德國，任教於法蘭克福大學。他翻譯的道教經典《太乙金華宗旨》（*Das Geheimnis der Goldenen Blüte*），至今仍舊有人鑽研。



通過史料，我們不難發現，全真派道教與景教有相當深入的交流與融合。對這一重大問題，衛禮賢或許有一定的感覺，但是他沒有從學術的角度

辛亥革命勝利後，大批中國菁英來到歐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其中一些留學生意識到人文科學的重要性，轉而從事漢學研究，並稱之為“國學”。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 multitude of Chinese elites arrive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West. Nevertheless, some of them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ties and hence turned to Sinology, which is also called “Guoxue” (Chinese Studies).

進行探究，而《太乙金華宗旨》更是把問題引入歧途，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地方。

以上僅僅以法德學者為例，說明漢學的起源。其實，英美俄都有學者加入漢學領域，對中國傳統學術的轉型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 20世紀的國學

隨著西人開始的漢學獲得發展，中國人也興起了一門新的學科——國學。辛亥革命勝利後，大批中國菁英來到歐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其中一些留學生意識到人文科學的重要性，轉而從事漢學研究，並稱之為“國學”。他們將西方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應用到中華文明的研究中，並形成兩個主要學術流派：“學衡派”與“整理國故派”。

### 學衡派

學衡派的代表人物為梅光迪、吳宓、陳寅恪、向達、柳詒徵等學者。起初的活動中心在南京，以《學衡》雜誌為舞台，主要觀點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吳宓《論新文化運動》）開山祖師梅光迪（1890-1945）



為安徽宣城人，1911年赴美留學，1915年到哈佛大學，受業於哲學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門下，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浙江大學。

學衡派要保存並發揚傳統的價值，包括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

梅光迪曾在致胡適的信中寫道：“耶教之精神已能窺見一斑，勝讀十年書矣。蓋今後始知耶教之真可貴，始知耶教與孔教真是一家。”“吾輩今日之責，在昌明真孔教，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說，一面使本國人消除仇視耶教之見，一面使外國人消除仇視孔教之見，兩教合一。”（《致胡適第十二函》）其實，梅並不了解二教之本質區別，基督教的要旨是“膺天命而盡人事”，孔教之本質則是“盡人事以俟天命”。



學衡派代表人物中的吳宓（1894-1978），籍貫陝西涇陽；2017年熱播的古裝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演繹的正是吳氏家族的一段往事。陳寅恪（1890-1969）是晚清封疆大吏陳寶箴之孫，既有家學淵源，又留學歐美，

其影響力直存至今。

### 整理國故派

梅光迪的同鄉兼好友胡適（1891-1962），則



走了另外一條路，即相信社會進化論和道德進化論，輕視傳統的價值。他與同仁將所從事的國學研究稱為“整理國故”。但他們無法回答的問題是：既然這些東西一定要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整理國故還有什麼意思？傅斯年甚至提出“史料即史學”的主張。這派人士的活動中心主要在北京大學。

整理國故派的理論根基，是社會進化論。他們試圖通過整理歷史與文化，來闡明社會進化的主張。雖然其成就遠遠不能與學衡派相比，但其理念為上個世紀中國社會的大動盪推波助瀾。胡適和陳獨秀非常接近；他們雖提倡“整理國故”，所要表達的卻是對文明與價值的藐視。

吳宓對“整理國故派”的批評非常中肯：“（國故派）實專取一家之邪說，於西洋之文化，未識其涯略，未取其精髓，萬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體之真相。”“其取材，則唯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鳩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這裡所言的“一家……一派”就是社會進化論，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吳宓認為他們對希臘與基督教這兩大西方文化傳統茫然無知：“以致唯新是尚，而不細繹其真正價值。徒知頌揚莫泊桑、托爾斯泰、易卜生為西方智慧之精華。”這是胡適一派的局限性。

以上這些國學的開山祖師們，本可以接下漢學研究的火炬，繼承漢學的精髓，如同宋代程朱、明代王守仁一樣，在中華文明的轉型上做出積極的貢獻。但是他們受困於過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堅持東西方文明互不關涉，未能在天理人心中有所發明，其影響也僅限於知識界中，而在社會變革的洪流中無所作為。

## 展望基督信仰與國學前景

上個世紀時局動盪，文化建設讓位於救亡圖存，人們無暇耕耘心靈。可喜的是，最近二十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國學熱”在衣食無憂的社會再度興起，這本是好事。

但是，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國學熱走偏了。一些人被狂熱的情感因素所劫持，粗鄙可笑，他們嘲笑埃及文明是虛構的，宣稱古希臘的著作是偽造的，更有甚者，聲稱英國起源於中國湖北省英山



我們當以聖經啓示的真理為前提，通過學術研究，發現上帝對遠東先民的眷顧；並在耶穌基督的恩光中，透過基督信仰與儒學等的激盪，找出“道化中國”的途徑。 We may, under the premise of truth revealed in the Bible, search for the divine guardianship upon the ancestors of the Far East by means of academic research, so as to discover the path of “Transforming China by Divine Logos” through dyna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縣。這些江湖騙子必將被歷史的激流所淘汰，他們的喧囂見證了這個時代的墮落與荒謬！



我們當以聖經啓示的真理為前提，通過學術研究，發現上帝對遠東先民的眷顧；並在耶穌基督的恩光中，透過基督信仰與儒學等的激盪，找出“道化中國”的途徑。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特別警惕當代西方學術的偷襲。他們在“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以真理的多元性和文化的相對性解構絕對真理，顛倒是非。他們自己被誤導，再誤導他人，並壟斷世俗大學的講壇，一步步摧毀西方文明的根基。我們需要小心甄別，不落入陷阱。

國學研究應當認同兩個基本點。一是漢代以前中國和以色列文化的平行重疊性，二是魏晉以來傳入的福音改造了中國的傳統。國學研究的選題，需要圍繞著這兩個基本點展開，重拾西方18世紀和19世紀重事實、重邏輯的傳統，並結合清朝以來乾隆嘉慶時代形成的樸學（又稱考據學）傳統。如此必能開創國學研究的新時代，從中認識到，中華文明的自信源於上帝對這片古老土地的眷愛，中華文明的出路在於耶穌基督的救恩。

## 為往聖繼絕學

唐代的長安和洛陽兩京地區，是基督信仰廣泛傳播的地域。在基督信仰的影響下，佛教和道教都出現了新面貌；到了北宋時代，基督信仰更進一步促進儒學的轉型。

偉大的哲學家張載（1020-1077），學究天人，力學篤行，影響直到今天。他曾經以四句話勉勵時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長期居住在渭河南岸的橫渠鎮，被尊稱為橫渠先生，這四句話被稱為“橫渠四句”，是宋代以來無數知識分子的座右銘。

今天我們可以給橫渠四句予以新的詮釋：

**為天地立心：**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們領受了從天而來的生命，看輕世界，不懼艱險，活著就是為了弘揚聖道，故為天地之心。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  
萬世開太平  
李英林

**為生民立命：**把芸芸衆生帶到上帝面前，耶穌基督的豐富，會讓來到祂面前的人枷鎖脫落，明白自己何以為人的價值，為聖道之彰顯而存在，是謂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歷史長河奔流不息，往昔的聖賢已經隱去，他們的學術已經斷絕。但是上帝的恩典還在，上帝的臨在托起人類走向明天。深藏中華文明中的普遍啓示，和上帝通過聖經給出的特殊啓示交相輝映；新技術、新手段不斷湧現，讓我們能夠明白自己已經失去傳承的學術，何其幸哉！

**為萬世開太平：**耶穌基督的福音，必將蕩盡一切污穢陰霾，屬靈爭戰之後，便是天國降臨，祂的國要存到永遠！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啓21:5) 

作者為前北大考古系講師，現在北美事奉

## 恩福雜誌81期更正

81期〈古代北非教會的分裂（3之3）：殉道傳統〉，第26頁最後一段，作者楊硯指出，編輯在改稿時誤判，導致文意有誤。本刊在此更正，並誠懇致歉。

雜誌刊登：因此，北非教會的大分裂可以被視為：在後君士坦丁時代，北非教會被吸納入大公教會（“國家教會”）的進程中，其文化、傳統所經歷的吸納與轉化。難怪北非教會能持續幾百年之久。

但原稿為：因此，北非教會大分裂可以被視為北非教會在後君士坦丁時代被吸納入大公教會（“國家教會”）的進程中，其文化、傳統所必然經歷的吸納與轉化，這也難怪會持續幾百年之久。

歧義主要為：不是北非教會能持續幾百年之久，而是北非教會的大分裂會持續幾百年之久。



# 信仰與藝術 彼此成全

陳韻琳

短篇故事《芭比的盛宴》（*Babette's Feast*）



，是丹麥作家丹尼森（Isak Dinesen）所寫，再由導演阿克謝（Gabriel Axel）於1987執導成電影。阿克謝出生於丹麥，但在巴黎住了18年，這跟作品中芭比來自巴黎，而在丹麥住了12年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切身體驗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故事中描述的丹麥與巴黎、路德新教與天主教，在面對

藝術文化時的觀點差異。

這故事在基督教界享有盛名，因為它透過一場盛宴，陳述出基督的恩典代價是如此之高昂，卻又因信白白地給予。

本文想在恩典觀之外，思考這故事中鋪陳出來的另一個角度，就是信仰與藝術的彼此成全。

## 對藝術的兩種看法

我相信，真正喜愛音樂的人，都會對《芭比的盛宴》中那位有著天使歌聲的妹妹菲麗帕產生深切的欽佩與感動。她竟然放棄了可能極為成功的音樂生涯，而甘願在丹麥小島上，默默服事教會中的信眾！

菲麗帕相信，自己作出了最蒙福的選擇。但是，以菲麗帕這樣的敬虔，難道她不能如聲樂家男高音阿奇歷帕平所說的：「用天使的歌聲拯救人的靈魂、並撫慰貧窮人的心靈」嗎？



當菲麗帕拒絕阿奇歷帕平的邀請，放棄遠赴巴黎發展音樂的生涯時，她的父親說：「妳可以把他為妳鋪的路走得更廣。」阿奇歷帕平卻說：「你們為何要把河川當成小溪來看待呢？」

菲麗帕放棄藝術，選擇默默服事人群，真的是一條比較廣的路？還是一如阿奇歷帕平所說，她明明是一條河川，卻被當成小溪對待？

菲麗帕的父親和阿奇歷帕平都信仰上帝，但對藝術的態度卻截然不同。菲麗帕的父親屬北歐路德宗系統，對藝術的態度相當保守，力行敬虔、簡樸、犧牲、捨己、奉獻的人生。在這樣的信仰觀點下，音樂離開了教會的服事，就微不足道，是次等的世俗之路。

## 兩者必然衝突？

瑞典電影大師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生前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伯格曼的父親力守刻苦的信仰，視藝術為次等；他跟作導演的兒子當然無法溝通，也不予肯定。父親的態度深深傷害了伯格曼，所以在他的電影當中，經常或明或暗地浮現著藝術與信仰的對抗；發展到他晚年的《芬妮與亞歷山大》，已經演變成藝術家族與牧師家族的對抗。

再回來看發掘菲麗帕的聲樂家阿奇歷帕平。他顯然是法國的天主教徒，成長在天主教的傳統之下。天主教固然有日益世俗化、失去信仰核心價值的危險，但是對藝術的支持卻始終不遺餘力。所以，阿奇歷帕平才會感慨說，菲麗帕的父親將河川當成了小溪。

## 能夠互相成全

不過，電影《芭比的盛宴》最終非但沒有帶出信仰與藝術的大對決，反而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信仰與藝術彼此成全了。

年老的菲麗帕，像天使一般接待了年輕的藝術家芭比。她完全沒有察覺芭比的藝術天份；她會接



恩典竟是如此無所不能！它所要求的，只是我們憑信心等待。回看過往，我們選擇了自己所認為的福份，可是那些我們沒有選擇、甚至是拒絕的福份，時候到了，卻也一併賜給了我們。 Grace is so omnipotently powerful! All it requires is that we wait faithfully with patience. Looking back, we may have chosen the blessings we presumed. Nevertheless, even those blessings that are rejected will eventually all be lavished upon us.

待芭比，僅只因為自己有一顆天使的心，當然也因為推薦的人是阿奇歷帕平。

她哪裏會想到，芭比在她們家中隱居十多年之後，竟然選擇將她中樂透（即彩票）的獎金用來一展自己的藝術才華，且用這才華回報多年被收留和被接納的恩情，還同時解決了窮鄉僻壤邊陲小教會的心靈與信仰困境，又讓一個歷經華服美食卻深感生命空虛的將軍，重返生命最深的價值核心？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怎麼能夠輕易地判斷，默默服事眾人的天使與可以撫慰人心靈、且讓人充滿愛和快樂的藝術家，究竟誰是河川？誰是小溪呢？

在這部電影中，信仰與藝術是彼此成全的，而非相互敵對的。默默服事卑微的人，與帶給人優雅感和快樂的藝術家，在天堂都為神所紀念。

## 恩典對兩者的成全

不可否認的是，現實人生中，這兩條路往往只能二選一。當我們選擇一條路，就意味著放棄了另外一條路。但這部電影敘事卻肯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管做什麼抉擇，上帝的恩典都無所不在。

不願過刻苦儉樸生活的將軍，歷經三十年的華服美食之後，卻來到這冷落偏僻之地，重返最簡單的信仰價值。而回到巴黎歌劇院的音樂家阿奇歷帕平，日後卻在法國有難的時候，將藝術家芭比送到放棄藝術生涯的菲麗帕家中，讓菲麗帕再次確認：帶給人愛、快樂與撫慰，也是偉大的藝術。

芭比說：「身為藝術家是永遠不會貧窮的。」因為他們在意的不是金錢，而是美；美能使他們心靈富裕。但是，藝術家仍舊渴望著美感經驗能找到知音共享，所以芭比說：「藝術家心中一定會有一股真誠的吶喊：給我機會！讓我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

正因如此，芭比對樂透大獎的物質性並不在意。她從這筆金錢看到機會，是她隱居十多年不曾擁有的機會——她要做一頓法國一等的精緻美食，讓自己的藝術才華有機會展現，讓人看到藝術可以帶給人的愛、快樂與撫慰。

更何況，她是在讓她終生感激的教會和安頓她的兩姊妹家中展現！此時此刻，藝術與信仰完全無法切割。她用藝術服事基督信仰和老會友們，因為他們正在面對青年人出走、生老病死與憂鬱等帶來的心靈軟弱。

上帝知道芭比需要知音。祂默默地喚回勞倫斯，讓他在歷盡繁華人生之後，可以反璞歸真，重

拾信仰核心價值，並在宴席上對芭比的藝術美感不斷作出回應。事實上，他是唯一知道芭比是藝術家的人。因著他，芭比不至於孤單。

這幾位在芭比的盛宴中相遇的角色，當年都曾在面對二選一的時刻，放棄了另外一條美好的路，卻在老年的時候，以另外一種方式體驗到了當年所放棄之事的美好。

將軍勞倫斯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恩典竟是如此無所不能！它所要求的，只是我們憑信心等待。回看過往，我們選擇了自己所認為的福份，可是那些我們沒有選擇、甚至是拒絕的福份，時候到了，卻也一併賜給了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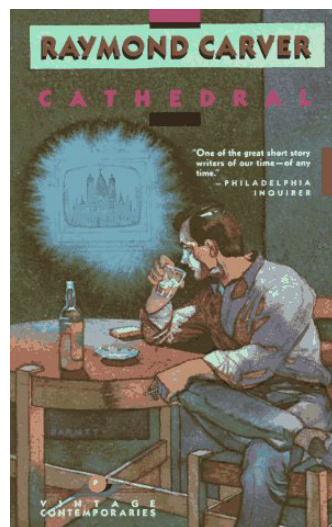
由此，他點出了信仰與藝術可以彼此成全、以及這種成全背後所仰賴的神恩。在福音之上，藝術是可以如此地豐富人生。

## 藝術的力量

多次獲得美國歐亨利短篇小說獎的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在短篇小說《大教堂》（*Cathedral*）中，也談到藝術的力量。

在這故事中，主述者面臨著人生的重大瓶頸。麻煩的是，這瓶頸沒有可具體明言的理由、或需要解決的困境；它就是鯨吞蠶食地腐蝕著他的心靈，瓦解他的人際關係——最核心的就是他的婚姻。

他說：「每天晚上我都抽大麻，一個人熬夜，熬到非睡不可的時候才去睡。我和太太幾乎不曾同時上床過。等我真的睡著時，又總是作夢，有時會從某個夢中驚醒，心亂如麻。」



某些時候「言語」有其盡頭，「藝術」卻可以成為祈禱的開始，讓一個自認為是無神論者、卻十分需要上帝的人，毫無防衛地進到教堂的神聖空間，以另一種高度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 At times, "language" may reach its limits, where "art" picks up a new path in prayers. It allows a self-identified atheist, though deeply thirsty for God, to enter openly into a sacred space in a cathedral, to aspire for a self-reflection at a higher level.

他沒有宗教信仰。夜闌人靜時，他偶而會承認：什麼神明都不信，有時候這也讓他很難受。

妻子有位好友，是個盲人，有一天前來拜訪，且需過上一夜。他曾以充滿攻擊性的語言表達自己一點也不希望這位盲人住進來，但這盲人認識他妻子遠在與他相識之前，而且這盲人新近喪偶，實在沒有理由拒絕。於是某日，盲人出現在他們家中。

盲人和主述者恰好有一段時間獨處，因為妻子吃完晚餐後，一不小心在客廳睡著了。這時，客廳裡就形同只有他們倆，必須互相有一些對話。主述者本來想迴避，所以跟盲人說：「若是你想睡覺的話，我可以送你上樓去睡覺。」沒想到盲人竟說：「我正好很想陪陪你，我們來聊聊天吧。」

這個時候，電視正在播放對全世界古蹟教堂的介紹。他們兩人一人用眼看、一人用耳聽的方式，開始一起關注古蹟教堂的議題。隨後，主述者突然問盲人：「冒昧問你，你聽著大教堂的所有內容，那你到底知不知道大教堂是怎麼一回事呢？你能不能夠想像高聳入天的屋頂、想像飛簷、想像玫瑰花窗、想像那些廊柱呢？你腦海中想著的大教堂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構圖呢？」

盲人回答說：「你倒是說中了，的確，我從生下來就瞎眼，所以我聽到的都是知識。我可以把這些知識背給你聽，但如果你真的要讓我傳神地說出來大教堂長什麼樣子，或者會給人怎樣的感覺，那我實在是說不出來。」然後盲人說：「要不，你畫給我看好不好？你就把你心中的大教堂畫出來，而我把手搭在你的手上，當我順著你的手感覺你的繪畫，我便能嘗試去體會你想要告訴我的教堂。」



就這樣，盲人用手搭在這個男人的手上，跟著他畫教堂。自述者一開始時，畫的是一個房子，他覺得好像是自己的房子；而後，以這房子為基礎，畫了高聳入天的鐘樓、飛簷、廊柱……。盲人的手

搭在他的手上，而且不停地鼓勵、肯定說：「哇，你畫得真的是很棒！」

不只如此，他還說：「是啊，人生真的很艱難，我們從來不曾想到人生這麼難走，對不對？可是你走得很好。真的，難關會過去，最後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的。」

然後，盲人鼓勵自述者閉上眼睛畫，感受他自己所畫的教堂，當盲人說：「要不要睜開眼睛看你畫的教堂？」主述者卻發現，他不想睜開眼睛，因為此時的他，一方面覺得好像在自己的屋裡頭，但又好像不在任何建築物當中，而是在非常開闊的天空底下。他忍不住讚嘆：「真是好得無比啊！」



在這個故事中，藝術顯出了對心靈交流與祈禱的助力。主述者無法具體陳述他人生所碰到的瓶頸，但這瓶頸已讓他的人生墮陷了。作為一個無信仰者，他找不到可以超越苦境的力量，也無法祈禱。

而盲人眼盲心不盲。他知道自己是不受歡迎的客人，也知道男主人需要信仰。此際，言語只會引發爭辯與攻擊，所以他借題發揮，藉著繪畫，陪伴男主人邊畫邊拋出自己的人生議題：「我畫的是我自己的房子。」盲人鼓勵他，陪伴他，從自己的房子逐步向上攀升，到飛簷、鐘塔、高處充滿光的窗格；直到閉上眼後，他能覺得自己身在高處。

他在繪畫中被陪伴著，進行著一個深刻的、攸關人生瓶頸的祈禱。而後，因提昇到一種高度，所以儘管人生難題未曾解決，但他已能超越。「真是好的無比啊！」

這故事述及，某些時候「言語」有其盡頭，「藝術」卻可以成為祈禱的開始，讓一個自認為是無神論者、卻十分需要上帝的人，毫無防衛地進到教堂的神聖空間，以另一種高度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

這正是藝術可以展現的力量！ 

作者為平面與網絡媒體作家，致力推廣「為成人說故事」





# 教會制度再思

## ——從薪資給付談起

饒孝柏

在筆者蒙恩的教會裏，傳道人是「個人憑信心」生活。當時筆者年幼，故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主的僕人就應像以利亞一樣，憑信心傳道。

本人初蒙召時，加入台灣的「校園福音團契」。起初是薪水制；沒多久，連微薄的薪水也發不出來了。帶領的張明哲教授（張伯伯）召聚同工們商談。那時同工們都大學剛畢業，滿腔熱血，同聲表達：錢有多少分多少。結論為：我們參考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制度，開始過團體信心生活。張伯伯感動得老淚縱橫。四年後我雖離開了校園團契，依然認為「團體信心」是比較理想的制度。

年事漸長，筆者體會：人間制度沒有絕對的好，還是在乎「人」。人對了，制度差些也不會出大問題；人不對，再嚴謹的制度還是有漏洞。然而，「人對，就不在於制度」，也可能成為搪塞、藉口，甚至是托詞，讓人不願意深入思考符合聖經教導的「較好制度」。

其實，較好的制度可以預防「不對的人」（包含自己裡面的「舊人」）所產生的問題，以使恩賜得以充分發揮。而能將弊端減到最少的制度，就是比較好的制度。這是本文的中心思想。

### 薪水制、信心制的比較

年幼時，筆者曾經看「薪水制」。現在看得多了，發現領薪的牧者中，有極忠心、愛主、愛人、捨己的；而個人憑信心的牧人中，也有貪心、怠惰者，「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羅16:18）

薪水制是以年資、學歷、職位等因素分等級。在社會上確實可以藉此判斷工作能力；可是教會不同。彼得、約翰都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卻是教會的「柱石」（徒4:13；加2:9）。高學歷固然可以顯出一個人的勤奮、努力、負責、上進等優點，然而其中可能也摻雜了好大喜功、驕傲自負等弱點。誰知其心？誰識其志？唯有神知。神使用沒

有學問的彼得，也使用學問極大的保羅（徒26:24）。

個人信心制不見得一定更加崇高。由於財務不透明，只要人「不對」，就會出問題。恩賜明顯、表達力強的同工，自然會得的多些；在幕後默默努力的同工，得的就會少些，這是必然的。尤有甚者，帶頭的負責弟兄掌握了財物資源，其他同工幾乎得靠他而活。有些同工外出講道多，收入較豐富，但對團隊則有負面的影響。

或許有人說：神會支配一切。然而，是否全教會的每一個人、每個時刻都那麼清楚且順服神的感動而奉獻呢？即使在使徒時代，也曾出現「供給」分配不均的情況發生，以致必須選出七位執事負責管理（徒6:1-6）。

### 團體信心制

「團體信心制」是指：不論學歷、職位、年資，都按需要給予同工生活費。薪金的計算方法為：生活基本費相同，其他需要則按各家不同情況予以補助。

不贊同的人會說：年輕小伙子和資深同工居然同酬？後者還有「拿得少」的可能？這算甚麼制度！又有人質疑，這樣的制度裡容易藏躲怠惰的人。然而，按筆者拙見，團體信心制是弊端較少的制度。

#### 1. 合乎均平的原則

首先，團體信心制的基本概念是「均平」。這是聖經很看重的原則。以下經文可以為證：「我……乃要均平；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這就均平了。如經上所記：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林後8:14-15）「凡素祭，……都要歸亞倫的子孫，大家均分。」（利7:10）「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家平分。大衛定此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從那

服事主必須肯放下自己。如果連按照聖經教導來思考制度問題都放不開，還有「計較」之心，怎能談服事？  
Serving the Lord requires us to put down our opinioned self. How can we serve effectively if we reflect the institution issues argumentatively without an open mind?

日直到今日。」（撒下30:24-25）

大衛當年提出平分的理由是：因為「神的保佑」，這一切都是「耶和華賜給我們的」。（撒下30:23）服事的恩賜豈不也是神賜給我們的嗎？「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弗4:7）所以「均平」確實是出於新舊約聖經的教導。

此外，新約聖經強調：我們都是基督身體中的肢體。功用雖有不同，地位卻是相等，因此要彼此相顧。使徒時期教會有「凡物公用」的榜樣（徒2:44，4:32），因此，與同工過均平的生活，應當面無難色，反倒喜樂滿溢！



由此可見，「團體信心制」不但是可行之道，其中且包含了「信、望、愛」。

## 2. 與「凡物公用」不同

筆者倒不認為同工們要破家——變賣所有，凡物公用。我認為使徒行傳那段凡物公用的記載，是教會肢體彼此相愛榜樣的極致，不是神的命令。後人做不到，神也不勉強。保羅勉勵作兒女的要「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提前5:4），可見後來的教會已經不再吃大鍋飯了。

何況時代環境有所不同，凡物公用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譬如，在科技時代，若電腦給不太會用的人使用，可能會把資料弄丟了。我還真的幹過這類蠢事。有一次，我因臨時有重要的需要，借用了同工的新式數位相機，結果一不小心，把他儲存的相片全刪除了，成為我終生的愧疚。神沒有下達「凡物公用」的命令，有祂的遠見與智慧。

## 按恩賜訂制度

### 1. 職位與年資問題

本人在讀神學時，於講道操練課中曾提到「按恩賜分配工作」的概念（參羅12:3-8），並主張職位只連於恩賜，而不是根據學歷、年資。譬如，某後進年輕同工，經過幾年觀察，大家公認他的恩賜適合擔任「主任牧師」；而原主任牧師的恩賜最適合當「關懷牧師」。那麼，主任牧師的職位就當讓給該後進同工。如此，不但個人事奉會如魚得

水，聖工也可事半功倍。課後，有位美國同學跑來問我：薪水怎麼計算？

由於主任之名和薪水多寡等涉足名與利，實行薪水制的教會普遍較難考慮「按恩賜事奉」的調度與安排。有些教會就是因為「主任牧師」的名分而鬧得不愉快。曾有教會長執覺得現任牧師的恩賜不適合作主任牧師，決定另請一位較有名聲的牧師來擔任此職，卻引起現任牧師反彈，認為自己年資已久，怎可讓人後來居上？有間華人教會的中文部牧師離職，中文部希望聘主任牧師兼顧中文部，英文部牧師心裡則不舒服，認為自己為何不能升任該職？

筆者深以為，遵照聖經，教會中職務的分配應當是依照恩賜，而非根據年資。聖經教導，教會有如身體，是肢體與恩賜的配搭；相關的經文可參考羅馬書12:4-8，哥林多前書12:4、12、27，以弗所書4:7、11-12等章節的內容。同工只有職務的不同，沒有職位的不同。新約提到的稱呼，是指恩賜及其功能的重要性（弗4:11），「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林前12:28），這種說法並不是指地位的高低，而是指功能的重要性有別。

當門徒爭論誰為大時，主耶穌苦口婆心地勸導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可10:43）這是教會所有服事者事奉的基本態度（太20:28；路22:24-27）。

教會若採「職稱與年資」制，絕對會影響同工們恩賜的配搭。但若採團體信心制，就比較不會有這類顧忌，容易按恩賜分配工作。薪金既然是「均平」，就沒有甚麼好爭的。在職任的稱呼上，若以職務作稱呼，就不會去計較「大小」。

### 2. 不計較的服事態度

服事主必須肯放下自己。如果連按照聖經教導來思考制度問題都放不開，還有「計較」之心，怎能談服事呢？

曾有在「團體信心制」內的老同工如此計較：他們膝下無子，比起那些有子女的同工來，收入相當吃虧。年輕時，有子女的家庭獲得津貼；退休後，他們的子女長大成人，可以回饋父母。而沒有子女的同工豈不兩頭都吃虧？

唉，如果這麼計較，那還不如不要傳道！想想，也許有的孩子不成器，好吃懶做，成了啃老族，這又怎麼比呢？俗語不是說：人比人氣死人嗎？

聖經教導我們「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



服事主的人當活在知足裡。  
Those who serve the Lord should live in contentment.

前6:8)，何必計較這一輩子拿多拿少呢？而萬一神不要我們活到退休呢？「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4:14）

服事主的人當活在知足裡。保羅說：「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1-13）

### 3. 制度與人性

即使我們放下一切跟隨主，「老我」裡面的小狐狸還是會蠢蠢欲動，不得不謹慎提防。使徒們是親身跟隨耶穌的，可是彼得還計較：「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太19:27）雅各、約翰的母親陪同他們，來求耶穌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太20:21）這是人的軟弱。所以保羅說：「不要為肉體安排。」（羅13:14b）肉體是需要防備的，因此就得利用制度來約束。

#### 1) 財物制度

教會的財物制度要健全，以防微杜漸。一切為公支出，必須有「收據」；拿不到收據的，也得由請款人簽收；教會當預備「簽收單」。

教會最好有查帳制度。使徒保羅也曾管過錢，他主動請人看緊公款：「他（指另一位同工）也被眾教會挑選（不是保羅自己挑選），和我們同行，把所託與我們的這捐資送到了，可以榮耀主，又表明我們樂意的心。這就免得有人因我們收的捐銀很多，就挑我們的不是。我們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這樣。」（林後8:19-21）查帳制度不是懷疑管帳的同工，反而是保護他。



教會的帳務要公開透明。與同工生活費有關的，如同工外出事奉講道所得歸公時，得由教會或機構開立收據，寄給奉獻者。否則，會有同工據為已有的情況發生。一

年中，要公佈一、兩次詳細的財務報告，包括收支報表。為了讓初加入教會的信徒明白教會的財物運作，在受洗班中當有教導。

#### 2) 恩賜的分辨

除了制度，教會或機構還得留意同工們恩賜的配搭。

按恩賜配搭，絕對符合聖經。可是卻有人認不清自己的恩賜。例如，不少人認為自己有教導的恩賜，喜歡作「師傅」。傳道人會不自覺地認為，講台代表地位、權柄，如果作「非講台」的幕後事奉，總覺得矮人一截。其實聖經相當看重有如屬靈父親的「關懷」事工（參林前4:15）。

試想，把腳當手、以耳當眼，這個身體怎麼做事？可是教會卻常因怕「得罪人」，而不去處理恩賜的分配。但保羅說：「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嗎？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加1:10）其實，如何把同工按恩賜放在最適當的位置，是教會當務之急。

有些事奉是人人都可做的，例如清潔工作。可是另一些事奉，譬如「教導」，雖經過同樣的訓練，仍會顯出恩賜有所不同。有人會自以為有教導恩賜，其實沒有。如何讓這類同工明白真相？可能得考慮「評鑑制度」。

#### 3) 評鑑制度

有人一聽「評鑑制度」，立刻反對：這是世俗作法，沒有愛心。然而，在《講道者工作坊》一書中，曾牧養北美最大教會之一的海波斯（Bill Hybels）牧師說：「評鑑可以最有效地幫助我將神的真理傳給人。我認為得到精確的評鑑是我職責的一部分。」

「評鑑」是近代詞語，並未出現在聖經中；不過可以找到應用該原則的經訓。如，詩141:5a，「讓義人用慈愛責打我，他們的責備實在是良藥；不要讓我逃避。」（當代譯本）桑安柱（Andrew Song）在《詩篇寶庫》中如此解釋：要「虛懷若谷，歡迎義人的譴責，……這是出於他的愛心。……要引以為榮，……絕不閃避。」

對教會的愛，要大過私心之愛。為了面子犧牲教會肢體功能，損失可太大了。不過，評鑑的「制度」卻有好壞。有的方式太傷人。雖然人「對」時，並不怕這類傷害——甚至不但不覺得是傷害，反而歡喜接受；不過，許多人還是有軟弱，承受不了別人的「誠實話」。因此，怎樣評鑑也得留意。

有的教會已經在成人主日學實行「老師評

「團體信心制」，從消極面說，是防備我們裡面的小人；從積極面說，是活出基督捨己的大愛。  
From a passive perspective, "Collective Faith Model" may help guard against the mean person within us. From an active perspective, it is to live out the great love of Christ's self-denial.

鑑」，由學生不記名勾評鑑表，作為教會師資的參考與調整。其他服事，如主日講台等，是否也可仿照？例如，由會眾不記名評鑑，以此反映一般信徒的觀感；加上長執的評鑑，以此獲得更深入的認識；兩者平衡考量，作為安排牧師、傳道事奉的參考。因為「恩賜」不單是自己感覺良好，更是需要眾人的感受來判斷。

有的同工聽說要實行「評鑑制度」，不但舉雙手贊成，還真希望藉此找出自己的恩賜，以調整服事，這樣的態度可圈可點。《講道者工作坊》用很大篇幅談論「評鑑」，其中提到，有的牧者主動尋找評鑑者，以改進自己的講道；也提及評鑑的人、時、地，甚至列出評鑑項目和表格，非常值得講道的牧者和教導的傳道參考。

#### 4) 適任問題

傳道人有沒有不適任的？誠實說，有。教會是否當有讓他們退場的機制？也應當有。該如何操作？有待討論。

### 結論

制度是防小人，不是防君子。我們這些蒙恩的罪人裡面仍有「小人」，隨時會伺機出來作祟。「團體信心制」，從消極面說，是防備我們裡面的小人；從積極面說，是活出基督捨己的大愛。同工在神的家中乃是一家人，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本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使基督的愛被彰顯，個人的恩賜得發揮，使神的教會更蒙恩。

若是認同這套制度，並且想要實施，必須要謹慎而行。因為若不是由領袖帶頭來作，倡導的同工容易被誤會，讓人以為是在為自己爭取利益，或在鬧革命。就教會來說，倘若是由長執推動，可能難度很大；但若由牧長——尤其是主任牧師或薪金最高者——自動發起，則不但事半功倍，且會成為極美而感人的見證。

其實，本文的重點並不只是在談制度，而是在談服事神的態度，並祈願教會能夠從恩賜層面看制度問題。教會的制度若能走向「團體信心」，應更能展現出對神的信心、對人的愛心、對永世的盼望，向世人活出信、望、愛的見證，成為世人的光和鹽。筆者深切期盼，教會的牧長們不要只把此文看作一篇文章，讀讀罷了；而是成為一種託付，以身作則，帶頭去實行。BF

作者為資深牧者。本文原稿曾刊於《舉目》雜誌11/19/2015；2021年增補修訂。右文為作者對作法的實際建議。

## 團體信心制

### 實行建議

以下提出團體信心制具體的觀念與原則，供作參考。細則可隨教會不同情況而變化。

說明：

1. 「同工」指參與「團體信心制」的蒙召全職服事者（如，牧師、傳道）。「職員」指教會因需要而聘僱的人員，適用「薪水制」。
2. 此制度乍看之下顯得複雜，其實規則訂妥後，實行起來並不困難，且可試行與調整。
3. 即使只有一位同工，最好也採用此制度計薪，以此為教會長遠發展作準備。
4. 以下「教會」一詞泛指所有事奉神的團體。

### 一、教會支出的規劃

1. 先提出「行政開支」，如水電、瓦斯、行政、修繕、職員薪水等必要開支。
2. 再作年度計劃設立「服事基金」，如，同工生活費基金、貧窮照顧、事工發展、宣教支持、建堂基金、職員退休基金、同工退休基金等，並作出使用比例。以上建議的項目只是作為參考，並不是每項都得同時納入；可由簡入繁，從少變多。
3. 按教會能力規劃「服事基金」的項目及優先順序。這些項目每年（或數年）可重新檢討與規劃。
4. 同工生活費：
  - 1) 同工每月的生活費，由同工生活費基金中提取。不論學歷、職位、年資，採平均分配（下述第二段詳述如何處理家庭的不同狀況）。
  - 2) 同工生活費需設最高與最低點。若同工生活費基金多過「最高點」，將之存入「水庫」；若有「最



教會當考慮同工年紀老邁時，獲得安養。

Church should work out a pension plan for aged ministers, so that they may live well after retirement.

低點」都達不到時，從水庫中釋出補上。

3)若水庫毫無存水，教會收入又太少，有需要時無法填



補，則同工就會多受些苦。

4)生活費的最高與最低點，可參考物價指數（CPI）進行調整。

5)生活費的「最高點」不妨定得高些，也略可反應工作的效果。這也是合乎聖經的，「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更當如此。」（提前5:17）有些團體以高中老師的薪金作參考值。

## 二、各家不同的情況

由於同工各人家庭情況不同，需要也不同。以下按照家庭人數及實際情況作出建議。所參考的聖經原則為：(1)「照各人所需用」（徒4:35），(2)照人數的多少（民26:54），(3)「多收的沒有餘，少收的沒有缺。」（林後8:15）

### 1. 個人收入：

同工個人所需，不包含子女。

1) 若夫婦皆為同工，可得兩份。（有的團體施行打折，以為夫婦二人在一起，費用會比單身節省些；後來發現並不盡然。）

2) 若配偶在社會上有全職

工作；教會同工得一份。

3) 若配偶在社會上有半職工作；教會同工得一份。

4) 若配偶沒有工作，在家帶孩子；教會同工得一份，並在孩子上小學前，可酌量給予幼兒補助，表示教會對家庭生活的重視。

5) 若配偶沒有工作，夫婦沒有孩子，教會同工得一份。（因為社會上若夫妻只有一人工作，也只是得一份。）

### 2. 補助收入：

1) 孩子教育補助：按孩子數目、年齡補助（夫妻中只有一人為同工者，配偶在社會就業，則考慮補助減少些？）。至於孩子上大學，是否有補助？可考慮不補助，由各家平時儲蓄、孩子打工來作預備；也可考慮補助，但不分公立、私立學校，補助金額相同。

2) 孩子有殘障、長期疾病等特殊需要者，需按個案斟酌補助。

3) 對雙親的補助：包含夫妻雙方的父母。有需要時，按個案斟酌補助。因為各家情況大不相同，有的雙親經濟上完全可以自立；也有的同工是獨子，父母又逢貧病交迫。

## 三、居住

1. 若教會無宿舍，房租津貼可按人口定出不同的補助。

2. 夫妻中只有一人為同工者，補助減半。

3. 房屋租金若與教會房租津貼不同，少退（實報實銷），多不補貼。

4. 若自己已有房子，且無需貸款，教會不提供房租津貼。

5. 若同工購屋，而家人提供了頭款，可將教會提供的房屋津

貼抵作每月付的貸款，少退（實報實銷），多不補貼。

## 四、同工另外的收入

1. 外出講道、寫作出版、或私人給的奉獻包等收入，皆歸公。

2. 指名的奉獻（參考提前5:17原則）：以年為單位，定個數目。同工收到的指名奉獻，在範圍內可歸自己，若超過則歸公。這類奉獻宜透過教會轉交；教會應開立收據。

3. 家人的供給可歸私人所有。因為各人家庭不同，若父母原就富有，他們願意留給自己的孩子，教會不該干預。若同工因此生活較為寬裕，其他同工應當祝福，不可嫉妒。


## 五、退休基金

教會當考慮同工年紀老邁時，獲得安養。初期教會照顧「上了年紀的寡婦」（提前5:9），舊約談到利未人的退休（參民8:24-25），都顯示出神關心人年老時的安養問題。

1. 幾歲該退休？年資怎麼算？年齡較大才加入團隊者，年資不夠，怎麼對待？都需教會長執同工集思廣益，定出規則。

2. 退休後，身體硬朗、還能服事者該怎麼安排？（有的團體採用較簡單的方式：退休俸一次付清。同工退休後可自由事奉。）

## 六、休假制度

為了讓同工能長期事奉，教會宜定休假制度。如，每週一休息；七年有一安息年，讓同工可以安靜進修，重新得力。 



# 國內牧者心聲

小牧人

在國內，教會的安全和能不能實體聚會，已經成為越來越大的挑戰。很多城市都已經容不下較大規模的實體聚會，不過何為“較大規模”，則視城市的大小和執法人員的看法而定。有的地方十人以上即被定性為“較大規模”，有的地方需要上百人才夠此規格。

## 每個主日的心情

幾乎每個主日都會聽到某些教會被衝擊、被提前勸散、或房東解約的消息。以至於每個主日過後，群裡牧者們都以“今天平安嗎？”為互相問候的方式。

一方面，這讓我們分外珍惜教會的主日聚會。聖經並沒有要求基督徒必須參加其他錦上添花的聚會，比如小組、團契和網絡講座，雖然這些都很好，也值得鼓勵。但聖經的確設定了七日的頭一日作為教會必有的共同聚集日子。由此可見，主日的餵養尤為重要。對於那些“不冷不熱”的基督徒來說，主日聚會可能是他一週中唯一的受教機會。

我預備主日信息的時候，有時因為花了很多時間還沒有很清楚的思緒，就會想得過且過，寫一篇“馬馬虎虎”的講章。這時候我就會想到，或許這是我們教會最後一次實體聚會，甚至可能是最後一次聚會，會眾應該聽到最忠心、最生動和最高質量的道，神的話才能繼續在聖徒的心中回響。這激勵我和其他長老、執事，用追求卓越、榮耀上帝的心態去面對每一個主日聚會。

每個週六，我就會忍不住想：明天“他們”會不會來？週日早晨，到教會的路上會經過轄區派出所，如果它的門口停了中巴或大巴，我不免會想：“是不是今天要動手？要拉人？”……聽起來很可笑是不是？但這的確是我們目前隨時面對的挑戰和憂慮。

## 面對威脅的反思

同一個城市的牧者分享說，他們教會被衝擊的時候，一位級別相當高的官員威脅他說，要為自己的孩子想一想——孩子還想不想升學？聽到這樣的消息，也讓我和其他牧者相當憂慮。如果他們將來不允許孩子在國內讀大學，又實行邊控，即出入境上的管控，不讓他們去國外讀書，我們該怎麼辦？孩子能夠理解父母的決定和代價嗎？我們現在要求孩子的學業和努力還有什麼意義呢？

可能會受到逼迫的憂慮，常常充斥著牧者們的心；為上述危險而憂心忡忡便是一例。牧者們在群裡相聚，本該彼此勉勵、互相勸導，卻花了很多時間分析局勢，揣度執法者的下一步，和若受到逼迫當採取什麼應急措施。討論過的方案包括：網上聚會、網絡主餐、多堂點教會、小組教會、姊妹講道和帶領等等。

## 主話語的提醒

目前的局勢催生了實用主義的、用處境解釋聖經的神學思路。比如，有牧者試圖常態化網絡聚會，而不是將其看為疫情或逼迫下的一種應急方式，並因此重新解釋“牧師”和“長老”為兩種職權和範圍不同的職分。這對本來就步履蹣跚的中國教會來說，絕非佳音。

此時，主的話就顯得尤為寶貴：“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什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太10:19）。過多地為將來憂慮，會極大地佔滿自己的心，並誘惑我們去信靠自己的計謀和預案，從而失去對基督和聖靈的信靠。

請為我們禱告，求主保守我們。✚

作者現在中國牧會

本文原載於《中國神學生通訊》第三期



# 龍的傳人降服於主的宏恩

龍降恩



「遙遠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都是龍的傳人……」

**我**姓龍，是家裡的獨子長孫。自幼父母望子成龍，期待我將來能成為醫

師、教師、或律師，但是沒有人會想到，日後我竟然會成為一名牧師！

15年前，我在大學校園與耶穌基督不期而遇，從此我的人生故事就完全翻轉。因此，我現在會這樣介紹自己：

我的名字叫龍降恩——「龍的傳人降服於主的宏恩」。

## 紅孩兒

我的信主見證可以用一節經文來概括——以賽亞書1章18節：「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

「朱紅」和「丹顏」是最深的紅，象徵著悖逆的百姓所犯下的深重罪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雪白」和「羊毛」，則是最純潔的白，象徵著上帝赦免祂的百姓，全然潔淨他們。對我而言，這裡的「紅」還別有一番深意，因為「紅色」也是共產主義的象徵顏色。

我於1985年出生在紅色中國的紅色革命根據地——江西的紅色家庭中。因此，我信主之後戲稱，曾經的「老我」是一個「紅孩兒」！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忠誠的中共黨員，我自己也早在高中時代就積極入黨。

那時，我的案頭書都是像《紅岩》、《紅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春之歌》之類的紅色書籍。我從小是聽著許多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長大的。可以說，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是浸染在紅色共產主義信仰中。故此，我曾經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

## 白如雪

17歲那年，我離開家鄉的「紅土地」，去北京讀大學。一位英文外教在他的公寓裡用英文聖經興趣小組的形式，向學生「秘密」分享信仰。大部分參加的同學和我一樣，都是抱著免費學英文的心態去的。

後來，一位品學兼優、而且還是學生黨支部書記的女生竟然信主了，因為有一天晚上耶穌在夢中向她顯現！這件事大大刺激到我，讓我怒火中燒，認為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把我的「革命戰友」給「洗腦」擄走了！

此後，經人介紹，我開始去教會，但不是為了慕道，而是為了「擋道」，目的是去找基督徒辯論。歸根結底，我其實是要和上帝「彼此辯論」（賽1:18）。當時，我幼稚且狂妄地企圖論證，整個基督教信仰都是虛假的迷信、「人民的鴉片」！每當想起自己曾經說過多少惡意羞辱基督徒，甚至刻意褻瀆上帝的話，實在是不堪回首！

令我動容的是，無論我如何挑釁甚至侮辱，那些基督徒對我從來沒有反唇相譏過。他們寬容的愛心和真誠的笑容，讓我日後慚愧地醒悟，精神麻木的不是他們，而是我！

奇妙且反諷的是，為了贏得每場和基督徒的辯論，我開始認真地研讀聖經，以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然而神的話語，尤其是福音書中耶穌的所言所行，扭轉了我的生命。比如，我曾經的道德楷模雷鋒說：「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耶穌卻說：「要愛仇敵」！而且耶穌不僅只是嘴上說說，祂在十字架上竟然還為仇敵禱告！



我的全人全心並不屬於我自己、我的家人，或任何對象，而惟獨屬於那位創造並救贖我的獨一上主，單單掌握於祂的手中。 My whole person and whole heart do not belong to myself, my family, or any other objects. On the contrary, they solely belong to God, the Creator who's also my sole Redeemer.

2006年，在一次禱告會上，我毫無預期地突然撲倒在地、痛哭流涕。我所有的罪：驕傲、自私、爭競等等，都歷歷在目，如同蒙太奇；但霎時間都被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潔盡淨。那是我重生得救的時刻！

同年我受洗歸入基督。祂格外開恩憐憫我這「罪人中的罪魁」，祂不僅拯救了我個人的生命，也翻轉了我父母的生命。在我信主5年之後，我母親於2011年決志信主，於2019年聖誕節正式領洗；2014年，我父親在我婚禮的當天早晨，由我的岳父——一位教會牧者——帶領，做了決志禱告。感謝讚美主！上帝全然潔淨我們一家，從紅色家庭到屬神家庭，我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

## 獻我心

大學畢業前夕，我信主並領洗。畢業之後，我成為一名銀行軟件系統工程師。

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令人心碎的大地震。當時我感覺到：上帝藉此強烈地搖撼我的心，呼召我用全部時間和生命來傳揚基督的福音，搶救失喪的靈魂。起初，我沒有信心回應上帝的呼召。然而，祂的呼召沒有消失，反而愈漸強烈和頻繁，多次多方地臨到我。

經過兩年漫長而艱難的禱告與掙扎，我發現：即使我反覆確認了神的呼召，還是依靠自己的意志或決心行事，而無法順服和回應祂。作為家庭中的獨子長孫，我身上背負了太多的重擔。對我而言，這份實惠且體面的銀行工作，意味著家人的期待、朋友的眼光和生活的保障。

有一次，我捧著公司的薪資單，流淚禱告：「主啊，這張輕薄的紙片，我無法放下！求你幫助我放下和順服。」神垂聽了我在軟弱中的呼求。在一次奮興聚會中，牧師呼召願意獻身全時間傳道的年輕同工站起來回應神。當時我跪在地上流淚禱告，沒有站起來，並非我仍不願意，而是因為我根本無力站起來！

當時我的心臟經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劇痛（之後也再未重現），那既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心痛，彷彿有一雙不可抵抗的有力大手，緊緊地抓住了我的心臟。藉此特殊經驗，我猛然體悟：我的全人全心並不屬於我自己、我的家人或任何對象，而惟獨屬於那位創造並救贖我的獨一上主，單單掌握於祂的手中。就在那時，我全然降服、獻身於主，如同加爾文的座右銘所言：「主啊，我的心，迅速

而真誠地獻給你！」（My heart I give Thee, Lord, promptly and sincerely）。

## 事奉主

之後，我辭職，進入北京一所地下神學院學習，並獲得道學碩士，成為一名家庭教會傳道人。自2010年至今，我在北京Z教會參與牧會。


Z教會組建於2007年，10年之內迅速成長為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新興城市教會。我於2017年被按立為牧師，主要參與的事奉領域包括：敬拜事工、講道教導、門訓牧養、城市植堂、神學教育、宣教動員，還有校園及下一代事工。

2018年底，在國內宗教逼迫急速加劇之時，母會出於策略調整，把我這最年輕的同工一家緊急差到海外，一方面深造神學，另一方面配合國內教會發展的需要，其中包括應對極端逼迫。

蒙主保守和帶領，我於2020年5月在哥頓康維爾神學院以全優成績取得神學碩士學位。2021年秋天，我在惠頓學院開始神學博士的學業。我禱告並盼望，學成之後，回國繼續植堂牧會，並參與國內神學教育。

每一次分享見證，回顧自己如何從逼迫教會、抵擋真道的罪人，轉變為建立教會、傳揚真道的僕人，我越發深刻地體會使徒保羅所言：「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15:10）



我的故事只是神州大地上如雲見證之中微不足道的一個。「龍的傳人降服於主的宏恩」，不僅是我個人的經歷，更是眾聖徒對中華歸主的熱切盼望。遙遠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曾經是龍的傳人，如今卻成為「在神州，福音的傳人；向列邦，傳福音的人」！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在惠頓學院讀博士



(接封底)

## 超越時間的各種說法

古典的傳奇小說家用想像，滿足讀者駕馭時間的慾望，一些書中人物可以來回翻滾在綿延不絕的時間裡。譬如，東晉天文學家虞喜曾言，「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物理學家倒是較真了。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有人聲稱時間可能彎曲，有人推演出「蟲洞」(wormhole)理論，認為有可能經由它穿越時間，進入另一個時空。

影藝界隨之腦洞大開。搭上時空機，穿梭於過去與未來的系列影片，剛推出時震撼人心；然而類似的劇情重複上演，這一代人看多了，感到司空見慣。

好些真假難辨的故事不斷出爐。譬如，1991年有人聲稱，在冰島西南看到早隨巨輪在1912年沉沒的鐵達尼號船長；1995年，委內瑞拉的機場突然出現一架1955年就從雷達上消失的飛機。這些穿越時光再現的人，容貌竟然沒有歲月的痕跡！

娛樂界不放過機會，打造「時光隧道」成了時尚。遊客走進時，伴隨音樂沈浸在浩瀚星空、海底世界、四季風景……。不過，這類觀光打卡景點，充其量只能稱為「光影隧道」罷了。

## 人活在時光隧道中

既然「時光隧道」沒有明確的定義，本文也由此展開想象：每個人都彷彿活在一條單向的「時光隧道」中。隧道有入口，也有出口，卻不能回頭。

我們走在漆黑的隧道中，戴著頭燈，只能看清楚眼前周圍的景象。回頭看，依稀有些路過的景色還可稍微辨認。向前看，則是漆黑一片。妙的是，我們可以看見別人的隧道，但只看得清平行的部分。於是，其他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我們對自己隧道前景的揣測依據。

重點是，隧道是被包圍的。無論是打洞穿越山的隧道，或是用管子穿越海的隧道，都是被厚厚圍著的。而蟲洞理論所描繪的隧道，則是被多重宇宙包圍著。

隧道之外有物存在。在信心裡，我們認定：人所經過的時光隧道，是被神所包圍的。我們看

不見那包圍我們的，但神卻清清楚楚看見我們，而且在我們的隧道裡佈下了祂的驚喜預備。

## 超越時光隧道的神

聖經描述神是「阿爾法、俄梅戛」(啓1:8)，就是希臘文頭一個字母與末一個字母；其寓意為：神是設定時間的開始與結束者。聖經又指出，神「昔在、今在、永在」(啓1:4)，並且「永不改變」。這表明，祂不受時間的影響，因為祂不在時光隧道之內，而是在其四圍。


神不像山或海，或所謂的多重宇宙。因為那些都是物質的，然而神卻是靈(約4:24)，祂不僅能看透時光隧道，也能自由進入其中。祂說：「我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作為人，我們的確難以想像神與時間的關係。傳道書說：「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3:1b-2a)。這裡的「時」不是「時間」，而是「時刻」或「時期」，是神在時間中所設定事件發生的特定時間點。

我們進入自己的時光隧道，本身是一無所知，也無法掌握；但是耶穌卻完全不同。祂進入宇宙的時光隧道，是在神所安排「時候滿足」(加4:4)的那一刻。誠如耶穌說：「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8:58)。祂體現自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祂在世上不是懵懵懂懂地活，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每一個步伐。祂曾說：「豈不知我當以我父(神)的事為念嗎？」(路2:49)祂知道自己生命的藍圖，能指明：「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如，約2:4)，以及「時候到了」(太26:45)。

我們不知道自己會在怎樣的狀況下離開時光隧道，但耶穌卻非常明白。祂幾次告訴門徒：「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又交給外邦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活。」(可10:33)

只有那位在時光隧道之外、又置身於其中的神子，才能如此超越時間！

用「神包圍著時光隧道」的意像來看，我們就不必擔心2022年，或任何一年。因為神已經承諾，宇宙時光隧道的出口將是「新天新地」(啓示錄21:1)！



#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 時光隧道的遐想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後書3：8）

蘇卿

絢麗的煙火，隨著跨年的零點，伴著群眾的歡呼恭賀聲，從地面衝向天空，播散五彩繽紛、響徹雲霄的新年夢幻。

這幅年年出現的畫面，必因著疫情的詭譎變化而在2022年頓然遜色。未來學家對即將來臨的一年並不看好；預言家的預測也是壞消息居多。許多人心情鬱悶，雖然不喜歡過去被口罩束縛的一年，但也不想踏進看似灰暗的新年。

然而，時間有自己的步履，由不得人掌控。日出日落、分分秒秒，完全不會停息。人們彷彿走在設定於「不停」的走步機上，不能快，不能慢，也不能停，只能不斷往前走。活在世上，我們可以隨意變換空間，卻無法跳脫時間的擺佈。

時間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會如此強大？人到底有沒有辦法超越時間？（轉封底裡）